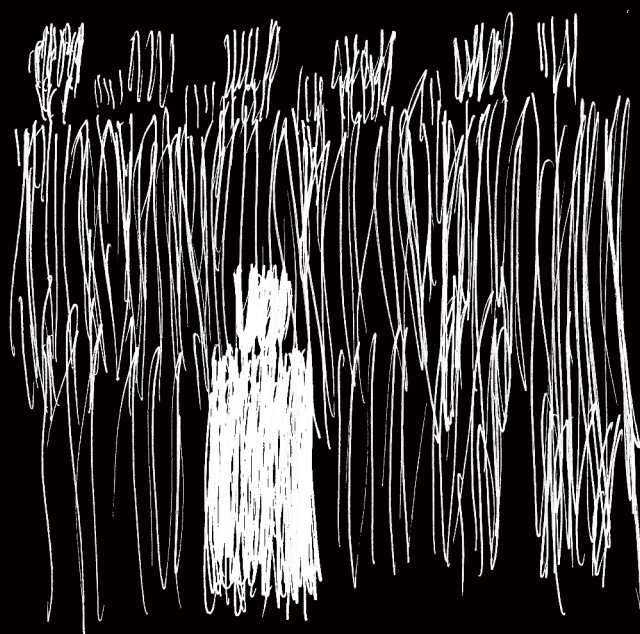


les⁺

27

Jun. / 2012



Goyo

+Contents

编者的话	04
艺术	06
【写下我们的历史】	
拉拉之星	
Waiting：随遇而安地去爱和行动	10
新闻	
事件 英国计划将同性婚姻合法化	14
声音 “我系个Gay佬”	16
评论 中国同夫在哪里？	20
趋势 占领男厕所	22
报道 咬一口那名为“戏剧”的苹果	24
同语人物 莫妮卡·楚特：不端的女人	36
【骄傲的存在】	
视觉 名字缺	40
专题 亲密关系的可能性	46
访谈	
十五年的长距离亲密关系：Dredge和Hoang	48
爱是触手可及的温暖	52
自述	
我和小菽	56
情感的第二阶段	60
观点	
吕频：婚姻制度最先是为异性恋缔造的	64
同性恋者可创造新的相处方式	
众人眼中拉拉的亲密关系	66
口述 包含的力量	68
【一群人的世界】	
生态 我们是海淀的辣子饼	76
文艺志	
人物 桥上的孩子回头望：陈雪专访	82
那是我的另一个家园：卡罗琳·盖奇专访	86
专栏	
拉拉名人演义 卡森·麦卡勒斯	88
蕾丝辞典<七> 屎打弹	90
同运史 “同性恋去病理化之路”	91
征集 手指	92



《les+》这群人

执行主编：立早

主笔：手绢

编辑：拉里、陈叁、大京

创作团队：Lulu、西珑、影沫&SUE、Anita、静雅、成都于是、
查拉、金星、Alice、达洛维、徐嘉锐

发行：华尔兹、Kiwi、火星

活动：黑猫、石榴、断尾

鸣谢北京女同小组同语

同语邮箱：tongyulala@gmail.com

视觉设计：Gogo

摄影：司马媛、张没空、Yayeci

网站支持：一一、古月

推广：Terry、小萌

人力：静雅

同语网址：www.tongyulala.org

les+简介

les+是面向中国拉拉（女同性恋、女双性恋、爱女人的跨性别人士）的文化传播非营利民间组织，成立于2005年11月。

我们的宗旨：以文化建设、艺术探索、媒体倡导为主要方式，为中国女同性恋、女双性恋、爱女人的跨性别人士创造话语空间，
促进社群和公众的观念改变，实现性别和性倾向多元差异的可能性。

联系和支持我们

网站：www.lesplus.org

博客：http://blog.sina.com.cn/lesplus

豆瓣小站：http://site.douban.com/123347/

杂志代理、索取：13717706240（短信）

微博：http://weibo.com/lesplus

网店：http://shop34197383.taobao.com/

邮箱：lesplus@yahoo.com.cn



亲密关系是神马？搬出社会学家们一本正经的定义，亲密关系和其他所有类型的人际关系不同之处在于：了解、关心、依赖、互动、信任和承诺。

马丁·布伯曾用“我与你”描述人与上帝的关系，当然也是亲密关系的理想情境。在爱人的眼中，两人是“我”与“你”而不是“我”与“ta”的关系——不是要征服和吞噬对方，而是以自己全部生命去拥抱和感受对方。

亲密的人会共享彼此的经历、爱好、感情和欲望，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关心和在乎对方，对彼此的需求和影响强烈而深刻，同时相信对方会尊重和善待自己，期望这种关系不会带来伤害，双方有对关系认真的协商和承诺。就像狐狸对小王子所说的：“对我而言，你只是一个小男孩，和其他成千上万的小男孩并无不同。我不需要你，你也不需要我。对你而言，我也和其它成千上万的狐狸并没有差别。但是，假如你驯服了我，我们就彼此需要了。对我而言，你就是举世无双的；对你而言，我也是独一无二的。”

曾经人们对于亲密关系的理解通常是异性恋框架下的恋爱--婚姻的一条道走到黑。伴随现代社会的发展、经济水平的提高、教育的普及、人口流动性的增加和价值观的多元化，对亲密关系的理解也发生了剧烈的变化。拉拉作为一种身份认同和亲密关系成为了可能，并与整个时代语境的变迁产生深刻的互动。

但是，不论亲密关系的对象和模式怎样变化，它的本质都不会变——归根结底，人类的孤独需要爱的纾解，人生的路上需要同伴才有活着的意义。

本期专题，让我们一起来探索亲密关系的N种可能。

By立早





Keith Haring
1958年生于美国，本作品陈列于The L.A. Gay & Lesbian Center

写下我们的历史

编辑/留+立早



个人资料

昵称: waiting

年龄: 才气豪情万丈时

星座: 摩羯

性取向: 双性恋

爱情状态: 暧昧期

教育经历: 武汉大学社会学本科 人类学硕士

兴趣爱好: 热心社会公益活动, 热爱旅行而非旅游, 喜欢象棋等智力游戏, 爱好羽毛球等球类活动。

实践经历: 玛丽斯特普国际组织中国代表处 (MSIC) ——2010年青年先锋培养计划项目学员 (2010年7月至今);

社会发展与女性权益小组的发起人及负责人之一 (2010/4—至今);

目前担任纪安德项目负责人同时也是边边小组联合发起人之一

waiting: 随遇而安 地去爱和行动

文/大京

“我是外T内P、遇T则P、遇P则T、随遇而安的普通妇女。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 不管是成为一个女权主义者也好, 还是成为一个同运人士也好, 这是上天让我碰到这些人, 然后成为运动中的一份子。”

双性恋or 酷儿？

来北京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我算什么，你说我是同性恋我也不是，你说我是双性恋那我真的是双性恋吗？就是对自己的身份不敢肯定。虽然我对女性，所谓的生理女性有过欲望，但是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会比较的矛盾、迷茫，不知道当别人问你的时候，你说你是什么，所以后来我就说我是酷儿，这个词就很好用。

后来都没有人说自己是双性恋了，那我就说一说吧，如果双性恋的定义是对男、女两种生理性别都有欲望的话，那么我想我应该是双性恋，就要看别人是怎么定位，而且在我这边性别也不是什么问题，就不会太看这个是不是男人还是女人。如果我喜欢的是跨性别的话，那我是双性恋吗？我也在困扰，如果我喜欢的那个不觉得自己是个女人，那我怎么定位自己。你可以说我是双性恋，也可以是酷儿，就我自己的心态来说，这是在不同的情境下两种不同的身份吧。跟男生有些地方总觉得不可以融合，但是跟女生感觉就不太一样，跟女生的感觉会更加细腻和丰富。身体接触，你去抱一个男生和去抱一个女生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我也说不太清楚，因为我已经很久没有交往过男生了，现在男生的JJ也不是很吸引我。之前交往的男朋友也没有给我很被爱的感觉，也可能是跟人有关，我总觉得和男生在一起比起和女生在一起就差了那么一点，跟男生的关系就永远是被保护的，但是跟女生的关系就可以是互相的，更平等，但也是分人的，有的也会很大T主义。男人是在社会化和教育的过程中被训练出来了，跟我交往的女生可能也会受家庭各方面的影响，她也会一定程度上被训练“你是女人你要怎样怎样”。

“人生真是很难知道未来是什么”

我大学学的社会学，我当时想做跟同性恋相关的一些研究，本科毕业论文就想做这个，然后我发现我接触不到同性恋，当时我还狂加了好几个QQ群想混进去，结果发现难以打入内部，导致我的毕业论文就作罢了。后来我们在武汉做《阴道独白》，我跟小铁等几个人组了一个“社会发展与女性权益小组”，在这个小组里做了一些关于性与性别相关的事情，包括性工作者的权益之类的，后来“同志你好”微笑的街拍活动我们也参加了。

2010年8月份我来北京参加玛丽斯特普的夏令营，刚好北京这边同语、爱白当时做了一个夏令营叫什么青年创意创新媒体巴拉巴拉一类的，那期夏令营很巧，灰烬、我、麦子等人那时候都见了，算是大面积接触同志的朋友了，我都不敢讲同性恋，好可怕（笑）。我之前是直人，交过两个男朋友。

在夏令营做了一些活动，当时突然觉得，哇喔，T这个生物

好有魅力哦，因为男性的性别和女性的性别放在一个人身上的那种性别气质，恩，我觉得超有意思，然后就会有好感。那时候我对双性恋没概念，没有想什么双性恋、同性恋、男人、女人之类的事，就是对这个人有好感。之后又见过好多T都挺帅的。曾经和一个T，不算是交往，也不能完全算是炮友，可以叫暧昧吧。

比起男生，我现在反倒觉得女生比较有魅力。也不知道为什么碰到的都是T，怪不得我在拉拉沙龙很受欢迎，但上次我去有人问我你是T吗？因为我讲话特豪放，聊天的时候我就是聊得很开的那种。我对现在的暧昧状态还挺憧憬和满意的，我觉得缘分很奇妙，因为你知道很多人他们可能有很多不同的交集，可能这些交集就像你播种子一样，有的种子就不经意的开花啦，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我一直都比较独立，从高中开始就一直在外求学，我家里人比较少能管的到我。他们有一点点着急我为什么没有男朋友，但我有表示说我不着急呀，可能很久以后，我有想过向他们慢慢传递一个信号，就是我不一定会结婚。

我是行动派女权主义者

我真的很感谢2010年9月的那个夏令营的主办方，因为夏令营之后，当时我们这些营员，大家关系都很不错，在填一个授权书的时候，我就是很轻松啊，哗哗哗全部都勾了授权可以，然后我就发现我旁边的朋友，她就要想半天才决定要勾哪一块，当时我就突然觉得同性恋朋友们的压力真的是非常大，我就在想我可不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事情。刚好在这之前，我已经联系了范坡坡，问他酷儿影像巡展想不想去武汉，因为我和小铁有那个小组，我说我们小组可以提供支持和帮助，就很巧在北京又见到他，就谈了这件事儿，基本上敲定12月来武汉，然后又非常非常巧我离开武汉期间，小铁、绵绵和竹子这批人她们就商量着在武汉建立一个同志小组，当我带着酷儿影像的项目回去的时候，她们也是刚好在筹办这个组，后来自然而然地，我就加入武汉Rainbow开始做一系列的事情，包括固定时间的电影沙龙、玛丽斯特普的项目等等，来促进武汉的LGBT自我认同以及改善整个武汉的环境，尤其是对于青年同志。

来北京以后，我在纪安德做活动，负责彩虹媒体奖，还有艾滋徒步的项目，现在我也在做“边边小组”，不间断地参加妇女组织方面的运动，比如前门婚纱、占领男厕所等街头行为艺术。

同志的问题不仅是同志的问题，在LGBT里面也有性别造成的分野。我是一个女权主义者，这跟我的女性身份有关。我觉得女权意识是你认识到这个社会结构中的性别不平等。首先是自我意识到这种不平等，并且让自己去推动女性的权利，主要是意识层面再加上后面的行动，我算是一个行动派。

采访花絮：

les+：你了解自己吗？

Waiting：我觉得是逐步逐步地越来越了解自己，而且我觉得做运动对自己来说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在这一两年的过程中，我自己也受到了很大的改变，包括自己性别上的实践、情感的感受，还有我的思想，各种东西都会有改变。

les+：你的特点是？

Waiting：比较容易被打鸡血，比较容易被激励，然后就觉得要去做一件事。

les+：对未来有什么想法？

Waiting：不知道，看有没有机会去国外读书，计划还读性别这块。

les+：你需要用指套吗？

Waiting：我不需要，你看我都留指甲，我是万年受，但是很想为对方服务诶。

les+：怎么看待一夜情？

Waiting：其实对我来说是不可以的，其实一夜情之后我会有想发展长期关系的，但有的人就不太有感觉，你要是跟没感觉的人上床，那个感觉就特别糟糕，我是挑人的。

les+：你对自己有什么评价？

Waiting：我经常反思，谁可能会有点批评的意思说我怎样，或者这个事情哪里做的不太好，我就会很反思说，啊，是不是，这个方面有什么问题，哪里做的不对，哪里需要去反省和改正，态度放的比较低。

les+：期望这个社会是什么样的理想状态呢？

Waiting：其实也挺难啦，就是大家都比较平等、自由、宽容、民主一些。你看我就是一步一步做，从同志圈的这些改变开始，我是相信行动的力量绝对是有用的，我记得艾晓明的文章里有一句话，她说现在的很多人都不相信，都不愿意去行动，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不相信行动能产生力量，但是我自己很相信。

10位同志妈妈呼吁制订《反歧视法》

2012年3月两会期间，10位同性恋者的母亲通过网易女人频道“女人来提案”策划组，向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发出公开信，呼吁国家尽快制订《反歧视法》，从根本上保障公民的有关权利，保护性少数人群及其他弱势群体的权利。

英国计划将同性婚姻合法化

英国政府计划在2015年大选前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决心非常坚决，并于3月15日就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准许同性恋结婚,启动为期12周的相关立法公众咨询听证。平等事务部长对媒体表示，同性婚姻将铁定在2015年前合法，这一计划不可逆转。根据目前各政党的支持情况，同性婚姻法案获得议会通过将不成问题。

台北将推出“性别友善厕所”

2012年3月，台北市创台湾之先，由民政局人口政策科成立“同志”业务的窗口，市府跨局处定期与性别团体对话。此外，市府还打算规划可男女混用的“性别友善厕所”。台北市民政局科长游竹萍希望如厕民众要尊重不同性倾向的生理需求。

多名同志当选伦敦奥运火炬手

7300人的伦敦奥运会火炬手名单于2012年3月19日公布，多位公开的同志成为火炬手。他们将在7月27日前在英国境内进行为期70天的火炬传递活动。

尼泊尔将办亚洲首届同性恋运动会

2012年3月19日，据法新社消息，尼泊尔官方宣布将举办亚洲第一个为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人士举办的运动会。该国的新宪法，目前正由立法者起草，将婚姻定义为不分性别的两个成年人之间的行为，并禁止基于性取向的歧视。本次运动会将主要涉及田径、排球、足球、武术、网球等项目。

同性恋传媒奖颁奖

2012年3月，《23届反歧视同性恋联盟传媒奖》首站在纽约举行。百变女歌手Lady Gaga凭借《Born This Way》一曲获得最杰出歌手，Ricky Martin凭借《Musica + Alma + Sexo》一曲获得西班牙语最杰出歌手。奥普拉节目荣获最后杰出谈话类节目。《DANCING WITH THE STARS》则获得最杰出真人秀节目。

俄议员提反同性恋法案

据《世界报》2012年3月29日援引俄新社的报道，不久前，俄罗斯多个城市出台针对同性恋的禁令，来自新西伯利亚州（Nowosibirsk）的议员在议会中提出一项类似的反同性恋法律草案。根据该法案，宣传讲解同性恋、双性恋以及变性等内容的人将被处以最多50万卢布（约合10.7万元人民币）的罚款，高于俄罗斯人均年收入。有人担心这样一来将增大预防艾滋病工作的难度。

阿妹演唱会义卖彩虹旗募款捐助防艾协会

2012年3月31日，张惠妹在台北举行演唱会，她订制了一万支象征同志精神的彩虹旗在场外贩售，首卖后立即追加五千支，扣除成本后将把收入捐给关怀艾滋病患的露德协会，进场还有红丝带贴纸发放。阿妹还呼吁，别将同志与艾滋病画上等号。

张国荣九年祭日再度引发怀念潮

2012年4月1日，距离张国荣的纵身一跃整整九年。这九年来，从来没有人停止过对他的想念。粉丝们在每一年的这个特殊日子里，都用同样的方式，纪念着风华绝代的哥哥张国荣。千纸鹤、鲜花、特别的影像、经典的电影，从九年前开始，每年的4月1日，都是属于张国荣的日子。

GLAAD第23届媒体奖

当地时间4月21日晚，美国“同性恋者反诋毁联盟”（GLAAD）主办了第23届媒体奖的洛杉矶颁奖典礼，获奖作品包括电影《初学者》、电视剧《现代家庭》等，已变性为男性的Chaz Bono等获特别奖，名主持人Ellen DeGeneres等出席了颁奖晚会。

纽约市女议长将与同性伴侣结婚

纽约市议会的女议长Christine Quinn将于5月19日与同性伴侣Kim Catullo结婚，州长、市长、在纽约的国会议员都将到场祝福。Quinn还准备明年竞选纽约市长，若当选，美国第一大城市市长职位将由这位公开的同性恋者执掌。Quinn一直积极争取LGBT平等权利。

美国男同记者荣获普利策奖

美国记者Eli Sanders近日荣获新闻界最高荣誉“普利策奖”。Sanders是公开的同性恋者，他的获奖作品也与同性恋有关。Sanders凭借2011年6月发表于《陌生人》周刊的专题《西雅图最勇敢的女子》获得本年度的普利策“特稿写作奖”，他在文章中客观报道了一对女同性恋伴侣遭暴力强奸一案。



我唔系同志，我系同性恋，我系个Gay佬，我钟意男人既！

——香港歌星黄耀明在4月23日达明一派25周年纪念演唱会上公开承认自己是同性恋者。

基于性倾向和性向认同的研究发现，是性向认同而非性倾向本身对相关人士的生活产生影响和促进。

——美国心理学会在2012年3月的立场文件里提到。

我要对男女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说，你们并不孤单，你们争取结束暴力与歧视的斗争是我们共同的斗争，对你们的攻击就是对我宣誓捍卫的联合国普世价值观的攻击。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9届会议3月7日召开讨论会，关注同性恋、双性恋和变性者所遭受的暴力与歧视问题，并听取了人权高级专员皮莱提交的研究报告。潘基文秘书长向会议强调，因性倾向或性别认同而对一个人进行的攻击是对联合国普世价值观的攻击。

我会坚持下去，哪怕10年20年呢，我相信总有一天会成功。

——在“两会”召开前，著名社会学家李银河发表微博，公开征集愿递交同性婚姻提案的人大代表。作为中国第一位研究性的女社会学家，这是她所做的又一次努力。

我不爽

——2012年3月8日，在深圳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7位女工举牌公布她们简短坦率的心声，代表数百位女工，一起说出她们身为工人、母亲、妻子、女儿所受的种种压抑，女工的集体意识，在这次由劳工自助团体发起的“我不爽”征集活动中悄然生长。

就连我们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女同志也都是要排队的，而相对的男厕则没几个人。

——针对近期引发高度关注的“占领男厕所”议题，全国人大代表徐崇华认为国家应重视对公厕的差别设计，尽快解决这一普遍问题。

”



同性恋自古有之，在耶稣诞生前就有，耶稣从未谈过同性恋，从未说过同性恋应受谴责。

——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在2012年3月19日刊载的Huffington Post网站采访中谈了对宗教和同性恋的看法。信基督教的卡特表示支持同性婚姻合法，并说他所在的教会就平等接纳同性恋者。

我父母一直催我骗个女孩结婚。他们只想着抱孙子、要面子，不在乎她会经历什么痛苦……

——自从八年前田磊告诉父母自己的同性恋倾向后，父母一直施压，要求他“转变”性向并娶妻。他对记者说：“打死我也不会这么做。”但在中国，许多男同性恋者最终会在压力下屈服。

这跟工作有什么关系呢？难道1号来月经的人比10号来月经的人更有能力？

——今年参加公务员考试体检时，一位大四女生遇到了尴尬——她被要求填写自己的月经初潮时间和月经周期。该女生表示很难接受这样的询问。

哪家医院能够给我生孙子，就是好医院！

——这是2012年3月期间昆明公交电视播发某民营医院的广告语。网友“陈良明的围脖”发帖称：我们每天必须忍受昆明公交上如此恶俗的广告，这是在公开宣扬性别歧视！

我们这是二十一世纪，我们不需要梦幻，有一天，我们自己爱的人，不需要你批准。

——香港歌手黄耀明在4月23日演唱会上出柜后寄语所有同性恋者。

公民的权利竟然被剥夺，这个时代太疯狂了，令人感到尴尬和痛心。

——美国演员克里斯·埃文斯近日接受《Playboy》杂志专访，被问道对同性婚姻的见解时，称自己完全支持同志婚姻。

编辑/拉里 + 消息来源/新浪微博、全球同志新闻、淡蓝、爱白JCBJ、女权之声、中国MFT广播电台

中国同夫在哪里？

自去年《中国财富》、《南方人物周刊》、《中国新闻周刊》、凤凰卫视等多家知名媒体的先后报道，让“同妻”这个长期存在但少为人知的群体浮出水面。而“同夫”这个群体仍然集体处于沉默之中。

男性同性恋与女性异性恋的婚姻中的女方是“同妻”，男性异性恋与女性同性恋的婚姻中的男方则是“同夫”。据张北川教授估计，中国80%的男同性恋会选择进入婚姻或已经结婚，人数在1600万左右。虽然没有女同性恋的相关数据，但人数想必也不会少于这个数字。

因为中国文化中“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为了迎合父母的期望，逃避周围社会环境的压力，多数同性恋者会隐瞒自己的性取向，选择和异性结婚。这种情况在“熟人社会”且思想观念较为保守的中小城市尤甚。

大多数同妻的婚后面面对的是丈夫与同性的外遇、对自己长期的冷暴力、剥夺性生活权利，以及感情一次次的失落和受创。由于男女社会分工和经济地位的悬殊，女方出于社会舆论压力、抚养孩子和沉没成本太高等等方面的考虑，很多人即使得知自己的丈夫是同志，也未必能够决绝地离开这段糟糕的婚姻。

这种长期的身体和精神上折磨，让很多同妻不堪重负。自2008年开始，关注华人性权利的民间组织“粉色空间”牵头组织了第一次全国性的同妻聚会，会后发表了“同妻联合声明”，并达成一系列行动的意向：成立热线、建立线下互助小组、采写同妻百人故事、逐渐成立关注同妻问题的民间组织等。2011年，“中国同妻家园”网、“同妻在行动”的新浪微博和豆瓣小组、“最后一个同妻”公益博客的先后成立，代表同妻这个群体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努力去为自身维权。

而同夫问题为什么没有像同妻这样引起广泛关注呢？这背后并非简单的个人原因——女人相比男人更加脆弱、不够独立；而更多是复杂的社会原因——女性的经济弱势地位带来的“娜娜出走以后”的困境。社会经济地位和家庭角色分工的差异，使“同夫”相比起“同妻”，更容易从糟糕的婚姻中摆脱出来，但他们遭受的情感创伤不会少于“同妻”。正如去年的台湾电影《命运化妆师》所讲述的故事，陈庭内心深处始终难忘同性旧情人敏秀，深陷抑郁症之中无法自拔，这让深爱她的丈夫聂城夫痛苦而迷惑，无论他怎么努力都无法赢得她的爱，终于酿成了双双死亡的惨剧。

在“同妻在行动”的豆瓣论坛里，也可见到一些“同夫”痛苦的自述帖。无论男女，在被欺骗的感情和婚姻面前，一样都是弱势。骗婚的同志，以爱之名（对父母、亲人和孩子的爱），行的却是屠戮之实（对伴侣的欺骗和伤害），最终的结果是害人害己。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思想观念正逐步开放，身为同志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而非盲目地走进异性恋婚姻的固有模式之中。即使要结婚，也可以通过形婚或者在对方知情的情况下自愿结婚，而并不是采取骗婚的方式。

同性恋在某种层面上是社会的弱势群体，面临着异性恋群体无法想象的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巨大压力，但这并不能成为去刻意伤害他人、让无辜者为自己的痛苦买单的理由。正如男同性恋网友“沧水”所说，“全面了解自己的性取向，诚实地面对自己的内心需要，自己对自己的人生负责，无伤于他人，是尊严生活的基础。”

希望有一天，“同妻”和“同夫”这两个概念，都可以成为过去式。

占领男厕所

文字+图片提供/立早

2012年2月至4月期间，一个名为“占领男厕所”的行为艺术相继在广州、北京、郑州、深圳、兰州、南京等多个城市展开，引起国内外各大媒体的广泛关注。

2月26日在北京德胜门的某个露天公厕门口，记者在现场围观了整个行为艺术的始末。在几个活动组织者的协调下，女人们“冲”进了男厕所，而男人则被说服在门口等待三分钟，让女士先“方便”。厕所旁边，有人举着“爱她就别让她多等”、“女人更‘方便’，性别更平等”等口号的牌子，并向周围的路人散发《致男同胞的一封信》，信中解释了这次行为艺术的主旨，“请镇定，不要惊慌。我们不是女‘暴徒’。这次‘占领男厕所’，一不为财，二不为色。只为帮助广大女同胞解决内急问题。”现有男女厕所蹲位1:1的设计标准看似平等，实际上女性上厕所时间通常是男性的两倍，在客流量较大的地方，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女厕所门口排起长龙，而鲜有男人排队的情况出现。在纽约、东京、香港、台北等许多城市早已实行男女厕所的人性化设计，蹲位比例通常都在1:2以上。因而活动发起者在信中呼吁：通过立法来增加公厕中女厕蹲位数量，比例至少应该达到1:2；增设无性别厕所及无障碍厕所，特别是在商场、医院、广场、火车站等地，让男女在如厕问题上得到平等待遇。

实际上这个行为艺术并不是首创，早在1996年的台湾就有台大女生发起的“抢占男厕所”运动，这个行动直接促使台北市政府修改了公共厕所的建筑标准：男女厕所蹲位比例不低于1:5。活动名称还借用了前段时间“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占领”一词，以吸引众人的眼球。通过大众媒体的传播，这个活动在网上也得到了无数网友的热烈探讨，在多个网站平台的投票中支持率超过了80%。

国内多个领域的专家也相继发出自己的声音，采取相关的行动：李方平等10位男性律师和学者向住房与城乡建设部寄出了一封公民建议书，建议完善《城市公共厕所设计标准》，强制规定男女厕位比例，明确公厕审批和验收机制，从而保障女性的平等权利。两会期间，叶青等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交了修改男女厕所蹲位比例的议案。

事实上，广州、郑州和深圳等地早已把改变男女厕所比例列入议事日程，2月21日，广州市城管委对“占领男厕所”予以正面回应：广州市公共场所的新建、改建、扩建的公厕已按照不低于1:1.5比例设计、建设和验收。目前城管委正在有序推进《广州市公共厕所管理办法》立法工作，将男女厕位比例不低于1:1.5作为强制性执行条款列入《办法》中，从源头上解决女性如厕难的问题。

无论是提升女厕位比例，还是增设无性别厕所，都是呼吁男女平等、争取女性社会权利的女权运动的一部分。很多社会问题必须从性别差异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需求的差异，如媒体人李思磐所言，这些问题固然表现为“个人问题”，比如女性如厕难，但“个人问题”的解决，需要通过公共参与来推进公共政策、法律的改变。

“占领男厕所”无疑是一次有效的公共参与和社会动员。





——女同情感话剧《兔子洞》侧记

文/查拉 + 摄影/Yayeci



2012年2月16日—22日，les+工作室出品制作的女同情感话剧《兔子洞》在北京木马剧场上演。当夜幕降临，在严寒笼罩的京城，拉拉、戏剧爱好者、对同志友好的媒体……很多人在19:30出现在剧场中，为了这部女同性恋题材的戏剧而聚集在一起。等待着场灯暗掉，等待着演员登台，等待着音乐响起后“兔子洞”里的别样世界展现在面前。这不仅是一场戏，这也是属于拉拉们的一场盛大仪式。

《兔子洞》里，经历了一场失恋的Alice带着寻找“答案”的渴望来到了名为Rabbit Hole的酒吧。在鸡尾酒“白日梦游”的奇妙作用下，深陷彷徨和困扰的Alice旁观了酒吧中三对拉拉的故事，甚至在不经意间从一个旁观者变成了参与者。掉在兔子洞里的Alice，她发现了谁，发现了什么，发现了怎样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而在戏剧的舞台上，拉拉们正在经历着怎样的犹豫和抉择，坚持着怎样的信念和理想？

戏剧不是为了苦情和催泪

“为什么要做话剧？因为舞台上的表达是如此的直接，而很多人在同一时间赶到同一个地方去那种朝圣般的仪式感，也是如此的让人感动。”不是小说，不是影像，不是画展，不是那些个人化的文学艺术体验，les+偏偏选择了戏剧这种带有集体情绪和意识的舞台艺术作为发声的方式，偏偏选择了这种每晚只有两个钟头的局限时空来盛放拉拉们的在现实中的理想和思考。戏剧，究竟给les群体带来了怎样的全新感受？

2010年做第一部les话剧《欢忧塔》的时候，很多拉拉带着对舞台艺术的憧憬和好奇走进了剧场，又含着被剧中人物命运所触动留下的眼泪看着大幕缓缓落下。来自心灵的感动确实是一部作品力量的体现，但在当时担任《欢忧塔》舞美设计一职的gogo就在反思：观众来剧场是为了追求一个美好或者苦情的故事吗？如果脱离了故事和冲突，剧中的拉拉们，作为“人”的存在又意味着什么？

在之后的北京戏剧舞台上，从关锦鹏取材李渔古典戏曲作品而改编的女同倾向作品《怜相伴》，到描述现代拉拉被迫回归主流婚姻生活而放弃真爱的《如果的事》，再到年初热卖的何韵诗版《贾宝玉》，接连出现的女同性恋题材戏剧作品让荒漠一般的拉拉戏剧展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创作活力，但是与此同时，以女同情感作为噱头的商业运作或者展现拉拉悲剧命运的故事情节也让很多人产生了质疑：难道除了猎奇和苦情，les戏剧就不能进行更加深刻而具有实验性的戏剧尝试？于是，gogo产生了一个想法，要做一部“不讲故事而描述人生存状态”的戏，希望突破社会上的猎奇眼光，突破同志社区所笼罩的苦情气氛，创作一部前所未有的中国当代les戏剧。“les+一直都在强调，要做一个破坏者，破坏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存在，破坏那些固定的东西，以凌乱或者零碎去创造新的世界，在破坏力中生发新的东西。”作为les+杂志创办者之一的gogo，在拉拉戏剧的舞台实验中更加坚定了这样的想法。

掉进“兔子洞”

爱丽丝梦游仙境，这是一个对于很多人而言再熟悉不过的童话故事。带怀表的兔子和红桃女王曾经出现在很多孩子的睡梦中，带着“吃我”字样的葡萄干饼干和扇几下就会让人缩小的扇子也曾经让懵懂的童年充满奇幻的色彩。话剧《兔子洞》，在创作之初就选定了爱丽丝的故事作为改编的底本。虽然剧中三对拉拉的故事触及了生育、宗教、自我认同等诸多现实生活中绕不开的命题，并非完全借用《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情节和人物关系，但是在编剧陈叁看来，爱丽丝的故事却是作为了《兔子洞》的内核，是贯穿起全剧的线索。

回忆起《兔子洞》的剧本创作，gogo的感慨中带着点儿夸张，同时也充满了赞赏：“刚开始有想法的时候想自己写个剧本，但是憋了半年都没成型，因为我毕竟不是从事文字工作的人，于是就找到陈叁来当编剧。我们碰面聊了想法和剧本构思，四天之后，她就给了我《兔子洞》的初稿剧本，简直快得吓人！”

在陈叁的回忆中，gogo当时对爱丽丝“逃离者”的形象定位让她记忆犹新，“爱丽丝总在尝试逃离一些固有的生活模式，一些划定了圈圈框框的限制，和gogo聊过之后很有一拍即合的感觉，于是很短的时间内就创作出了《兔子洞》的剧本。”熟悉《爱丽丝梦游仙境》的观众可能会留意到，话剧《兔子洞》的每一段串场词都摘选《爱丽丝梦游仙境》中的片段和部分台词。有些观众甚至在演后交流中特别提到了对这种“梦呓般”间隔的喜爱，认为这种“摘选”让前后的故事有了很好的连接感。而这，正是体现了编剧陈叁对“爱丽丝”的理解：离奇的现实细节穿插在仿如梦境的奇幻元素中，让人在现实和奇幻的混淆互换中得到另类而全新的体验。







一部戏的诞生记

非职业的身份，最虔诚的态度

“在做《欢忧塔》的时候，我只是一个舞美设计。我不了解戏剧的分工，甚至连导演和制作人应该做什么都很模糊。”作为制作人的gogo，在话剧的筹备阶段简直觉得工作纷繁错杂无从下手。当她找到编剧陈叁，四天之后有了剧本《兔子洞》；当她找到有舞台表演经验的永垂不朽当导演，剧组迎来了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具备专业素养“内行”。恰逢那时les+正在做训练营，招募了一批新的志愿者，gogo仔细观察之后挑选了几位有潜力和可能性的姑娘，在成功的“游说”后旋即敲定了主要演员。“我看演员，看的是感觉而不是外形”，gogo讲起当时挑选演员的标准，“看到她，就觉得应该是剧本中的某个人物。我当时的想法还很模糊，不知道怎么做出一部戏。但有一点很清楚，那就是让每个演员都能够表达出她们的自我，即便是和剧本中描述的不一样，但是只要能引发她们产生变化或思考，都是非常有意义的。”

就这样，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拉拉们在2011年8月底的库布里克咖啡馆，迎来了话剧《兔子洞》的建组会。然而第一次集体见面会的过程着实谈不上顺利。当制作人和编剧慷慨激昂地大谈特谈“戏剧中的破坏”，那些从来没有接触过舞台的演员们简直听的云里雾里，几乎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纵然是如此，却没有人跑掉——所有志愿者都选择留下来参加这部戏的演出，从此开始长达半年的排练。

是的，长达半年的排练。从最初的每周一次，到开演前两个月每周两次甚至更密集的排练，半年的时间里一群对舞台没有任何概念的拉拉从剧本分析开始，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来完成台词发声练习、形体训练、即兴小品等基本功学习，直到最后三个月才开始进入《兔子洞》的排练。每次三个多小时的排练，演员们时常处于很high的状态，在即兴小品的练习中，甚至会演到泪流满面。大量的练习让这些“非职业”的戏剧演员慢慢培养出了舞台感，整整半年的时间，很多人一边做着全职的工作一边参加《兔子洞》的排练，很少有人请假，从未有人敷衍，所有人都觉得排戏是如此的辛苦，而所有人的专注和投入又让这种辛苦显得如此的值得。

因为资金的紧张，整个剧组先后转战几个地方进行排练，北京同志中心和北京拉拉沙龙都曾给剧组提供过排练场地，演员们也小规模的在各自的家中进行过对戏。在一个咖啡馆排练的下午，正好赶上发声练习，当演员大声地念出剧中的台词：“是我的手指让她怀了孕！”原本嘈杂的咖啡馆如同被按了静音键，所有人一下子都陷入了沉寂。“当然，很多人露出了惊愕的表情，但是我们的演员状态特别好，一点儿都没觉得尴尬！好像整个咖啡馆里，我才是最尴尬的那个人。”说到当时的情境，gogo还忍不住笑意，但表情中却满是吃了定心丸的骄傲——她之前对演员的全部担心就在那个下午被消除了，而且从此再也没有产生过任何怀疑。

台上的闪耀，台下的紧张

在《兔子洞》最初建组的时候，演员们其实并没有被指定自己所要饰演的角色。从熟悉剧本开始，大家开始交流对角色的理解，进一步阐述自己对某个角色的认同感——整个过程并非按部就班的排练，倒像是在慢慢寻找自己和角色之间的共鸣。打破了以往专业剧社做戏的流程和规范，《兔子洞》剧组中的每个人都在排练中积极地进行着表达，在共同的探讨中不断完善这部作品。因此越演到后来，《兔子洞》对每个人的人生感受和个人经历的影响也就越发的深远。最初拿到剧本时的那种困惑和茫然，在半年的排练中慢慢消散，不少演员的感情状态或者生活状态甚至都发生了改变，和剧本所表达的情绪和观点都产生了更紧密的契合。“剧本中的一些东西折射到了自己的身上，再通过我的表演表达出来，表达出我对剧本和角色的理解，这是一个相互渗透的过程。”一位演员在《兔子洞》的演出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相比于演员在开演前的兴奋，舞台下的制作人gogo却在与日俱增的焦虑中惶惶不安。“在排练的时候我就不敢看！我不敢看她们的眼睛，不敢看她们的脸。”物质上的紧张尚且可以努力克服，但是心底的紧张和焦虑却久久难以得到缓解。当gogo躲在隔壁的屋子里靠“听”排练来了解演员的状态，当那种大气也不敢喘精神紧张状态贯穿排练始终甚至延续到开演之前，gogo认真地怀疑过自己是不是适合去做一个制作人。“会留下一些遗憾，比如因为不敢看排练，全部交给导演去执行，导致了缺乏必要的交流。等我看到舞台呈现和预想不一样的时候，已经到了排练的后期，不能再做大的改动了。”但是gogo觉得这种遗憾反而造就了演员和导演的自由表达，让《兔子洞》更像一部集体创作的作品。

担心忘词，担心灯光出错，担心换场不顺利……gogo和陈叁在几天的演出里显得比演员还要焦灼。“第一场的媒体场彩排试演，大家都很兴奋，也出了一些错，但我很喜欢出错，这正是戏剧不可弥补的魅力之所在。我们会鼓励演员，每天都告诉她们演的非常好。”半年的排练之后等来了六天的演出，随着对舞台的熟悉和进入状态，演员们的表现不断走高，愈发放开的表演也显得愈加精彩。当最后一场演出结束，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几乎不敢相信那些又长又复杂的台词，那些拗口的句子居然就这样背了下来演了出来。刹那间大家也觉得意犹未尽，心中充满了对《兔子洞》第二轮演出的期待。

每个人的兔子洞

一千个人眼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在编剧陈叁看来，每个演员对这部戏的核心情绪都有着不同的理解，而有意思的是，每个人的理解可能都差上了十万八千里。“我觉得这正是我们最初想要达到的状态之一：让大家因为戏剧而high，你想说的内容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你借由这个戏自由地表达了你一直想演说的一些疯狂想法或情绪。”看了很多年戏，陈叁非常喜欢蓬蒿剧场门前的一句话：“戏剧是自由的”。这也是她对戏剧的理解和期待，即希望所有人都能够在舞台上自由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绪，即便这些想法和情绪在别人看来是荒诞不经或者不那么“正确”的。

和传统的话剧不同，《兔子洞》在舞台上加入了多媒体技巧，现场以意象丰富的图片循环播放的形式制造出带有强烈情绪的舞台美术效果。按照《兔子洞》最初的构思，原本希望尝试多媒体和演员的互动。但是考虑到对非职业演员可能太难掌握，同时需要的设备也很昂贵，就打消了念头。退而求其次，《兔子洞》选择以幻灯片的形式来模拟屏保，用迷幻的梦境效果来隐喻剧作中的情绪，借此烘托氛围。

从多媒体到音乐创作，les+让拉拉们的才华汇聚到方寸间的舞台上，呈现出各种精彩的碰撞。尽管大家在各自的领域都颇有成就，但对于舞台剧的经验缺失却让创作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挫折。在《欢忧塔》时没有实现的背景大屏幕理想在《兔子洞》里圆梦，想象中的震撼效果实际挂出来却与预期距离较大；原本极简而素白虚幻的舞台构思后来妥协成充满现实感的道具桌椅……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大家在摸索和尝试中不断修改着自己的想法，对舞台的感觉也慢慢由陌生变得熟悉。没有什么比动手去做一部戏更能了解戏剧是什么，所有参加《兔子洞》演出的成员，都觉得自己经历了一场戏剧基础课的训练。“我不希望大家觉得是给les+演了一部戏，《兔子洞》是属于她们每个人的。无论是表演还是音乐还是动画，都是每个人的创作和集体的磨合的结果。”



当我们做戏的时候我们在做什么？

反叛者的独白

当《兔子洞》的演出结束，les+收到近乎于冰火两重天的评论。

那些肯定的评论说：非常感动，看的时候哭了；终于有了拉拉自己的戏剧，非常有意义……

那些批评的评论说：看不懂！故事有点神经质，为什么不能表现阳光健康的拉拉形象？

“每个人对阳光的定义都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两个人快乐的生活在一起，没有分歧，没有来自社会和家庭的压力，就是阳光。其实根本不是如此。你需要直面自己的内心，直面伴侣之间相处的问题和压力。也许你们之前有一些问题，但是能够有勇气去面对和解决，才是我理解的阳光。”长期以来，同志圈内部似乎正在形成一种主流的观点：模范同志形象。有自己的事业、接受过很好的教育、能赚很多钱、很帅/美、有固定的伴侣在一起二三十年不分手，可能还会领养一个孩子……在gogo看来，这种主流同志形象就很可怕，当同志群体以此作为奋斗目标，则是更可怕的事情。因此在创作《兔子洞》的时候，她其实希望能够颠覆这种主流观点。

“人的不安全感是天生的感觉，也是促进这个世界向前发展的巨大动力。当所有人都都很安逸的时候，就失去了改变的意图。”说到这里她笑起来，“我觉得如果想过精彩的人生，就应该把自己的安全感全部打破。很多人都在不断的靠近安全感。越接近一个模范同志，我就越安全——这样的观点让很多事前变得糟糕而缺乏改变的动力。”

剧本中作为串场人物的Alice和Rabbit，在《兔子洞》中并没有涉及具体情节的戏份，陈叁在创作剧本之时，即将Alice放在了旁观者的位置，自始至终游离于故事情节之外。在她看来，这样的角色设定是希望Alice能够代表观众，在她和酒吧老板Rabbit的对话中，也暗示观众用自己的耳朵去听，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自己的大脑去思考，而不要把舞台告诉你的一切当做自己需要接受的东西。“这是我和gogo的共识，我们都比较反感一种倾向：选定一个理论，然后拼命和所有人说这是正确的，是唯一应该相信和坚持的。这是另一种形式的霸权，当这种霸权产生于同志内部，很容易因为其倡导的阳光和积极而被群体错误的信任。我希望观众能够打开自己的心，跟着剧种的人物一起去旁观、感受、思考，然后得出自己的想法——即便想着想法我们之前的预期背道而驰也是好的，因为毕竟是她们自己的想法。”





社会意义>艺术性？

公允的说，《兔子洞》并不能算是一部足够精彩的作品。由志愿者构成的非职业戏剧表演者在舞台上还显得有些生涩和拘束；从灯光设计到舞美构思都比较粗糙需要进一步的打磨……由于观众大多怀有对les戏剧的主题认同，因此在之后的意见反馈中，很多人撇开了对《兔子洞》戏剧性和艺术性的评论，仅是积极肯定les+做拉拉话剧的社会意义。当一部戏的社会意义大于艺术性，这是否是令人尴尬的偏差？陈叁觉得归根结底还是因为拉拉的戏剧太少了。“北京一年有那么多舞台演出，拉拉的戏可能只有一部。对于社群内的人而言，放在第一位的肯定是它的社会意义，对于这个事件的认同，经常会大于这个戏在文学性和艺术性意义的认同。”

在北京数目的舞台演出中，《兔子洞》只是一部作品，但在《兔子洞》的创作中，les+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开拓出了新的发展方向。从社会意义到艺术性，这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就如陈叁所言，“如果只有我们自己在做，那么需要大量的时间来自我提高。但是我们希望《兔子洞》的出现会让更多人因此对戏剧产生兴趣，去创作新的拉拉戏剧。我们很乐意看到那些新的尝试，希望能有更好的戏剧作品出现舞台上。拉拉戏剧不是一个组织一个机构或者几个人就能做起来的，我们需要更多的力量参与其中。”



拉拉戏剧的未来

反思《兔子洞》的故事，会发现这并不是一个局限于les社群内部的剧本。我们每个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首先是“人”，拥有人所具有的共同情绪、生活和处境。其次才是性别和身份的区别，由此产生同性恋群体特有的情绪、生活和处境。China daily的记者在采访的时候看了《兔子洞》的联排，惊讶地觉得这个剧本选材很宽，其中关于婚姻、生育、宗教、自我认同等问题的探讨，其实不仅限于拉拉群体，对所有人而言都有着普世的价值和意义。确实，当一个人在刻意强调自己的特殊身份之时，就是剥离和孤立自己，在把这个世界推开，让这个世界对自己产生距离感。但是当一个人认识并认同到自己首先生而为人，就会逐渐走向融合和建立。意识到自己更多拥有的是会人类共同的价值取向，这不是自我的丧失，而是重建和自我发现。

对于个人，les戏剧是自由发声的方式，借由它可以探索包括个人成长、关于文学、关注体验等多层面的可能性。对于LGBT群体而言，戏剧则是一种非常好的表达方式，能够让更多人通过直观感性的方式了解群体的生活和精神状态。相比于媒体和出版领域的限制，戏剧虽然传播速度较慢、受众也较小，但自由度相对高了很多——演员可以自由地在舞台上说出那些令人咋舌而震撼人心的句子。而且戏剧本身所具有的强大感染力，在一定程度上也远胜于文字或者影像的呈现方式。“你看一本杂志，看一部电影所能感受到的冲击，很可能远不及你在剧场中看一场演出来的彻底，那种一击即中的现场体验，是戏剧特有的力量。”

当谈到未来的想法，gogo和陈叁提到les+工作室正在策划《兔子洞》二轮的演出，同时在les剧本朗读沙龙和舞台演出方向有更多的想法和尝试。“我们希望在主流观念的颠覆中进行更多的艺术实验。这些事情确实有点小众，那么好，让我们退回到同志运动。同志运动要做的是什么呢？让同性恋都去结婚？可以在街上肆无忌惮的卿卿我我？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公民社会建设的一个部分，是在鼓励所有人更加独立地表达自己的与众不同。大众的圈子也是由无数小众组成的，在理想的国度里，很多小众群体都能够同时存在，没有谁站在谁的对立面上。而在当下，越是小众的东西越要坚持去做，因为你不做的话，就没有人去做，就更没有人会知道。”





莫妮卡·楚特：不端的女人

近二十年来，德国电影制作人莫妮卡·楚特（Monika Treut, 1954-）的片子一直在刻画一个被主流媒体认为是“不正常”的世界。她的电影多是关于性倾向或性别身份认同这些具有挑战性和争议性的题材。

楚特出生于德国门兴格拉德巴赫（Moenchengladbach），后在马尔堡学习文学和政治科学，并撰写了关于萨德侯爵（Marquis de Sade）和利奥波德·莫索克（Leopold von Sacher-Masoch）的博士学位论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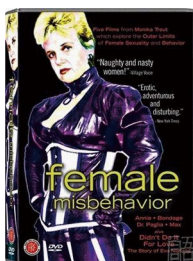
1978至1982年间，楚特在柏林和汉堡的传媒中心和艺术剧院负责节目编排工作。1984年，楚特和艾菲·麦可齐（Elfi Mikesch）一起，相继创办了名为海伊娜一期和海伊娜二期（Hyena I/II）的电影制片厂。

麦可齐和楚特制作的第一部电影《诱惑：残酷的女人》（Seduction: The Cruel Woman, 1985）受莫索克的小说《披兽皮的维纳斯》（Venus in Furs）启发，讲述了一个德国女同性恋施虐者旺达（Wanda, Mechthild Grossmann饰）经营了一家独特的画廊，在那里观众可付费观看她羞辱性奴。该片从旺达的角度探究了施虐者与受虐者的心理特征。

楚特的第二部故事片《处女机器》（The Virgin Machine, 1988）讲述了一个德国年轻女记者多萝西（Dorothee, Ina Blum饰）在旧金山的性爱故事。她的性爱之旅包括邂逅了一个叫拉蒙娜（Ramona, Shelly Mars饰）的女扮男演员，一个魅力十足但放荡不羁的艺术家多米尼克（Dominique, Dominique Gaspar饰）以及为女子脱衣舞表演拉客的苏西·塞克斯帕特（Susie Sexpert, Susie Bright饰）。

楚特的第三部影片《父亲来了》（My Father Is Coming, 1991），继续探讨了与性相关的亚文化。维姬（Vicky, Shelley Kastner饰）是一个在纽约生活的德裔女演员。为了隐藏自己的双性恋倾向并给前来探望的父亲留下好印象，维姬隐瞒了自己真实的工作，说自己是个女服务员，并让一个男同性恋室友假扮她丈夫。而与此同时，她父亲发现了一个令他大开眼界的跨性别世界，并与前色情业女皇、后转行做了表演艺术家的安妮·斯普伦科（由Annie Sprinkle本人饰演）发生了恋情。

楚特最有名的影片《不端的女人》（Female Misbehavior, 1992）由四个关于“行为不端”的女人的短片组成。1983年的《束缚》（Bondage）记录了女同性恋性虐、虐乳及捆绑性虐等内容；1989年的《安妮》（Annie）展现了安妮·斯普伦科的表演艺术；1992年的《帕格里亚博士》（Dr. Paglia）讲述了备受争议的批评家卡米尔·帕格里亚（Camille Paglia）的生平；同年关于马克斯·瓦莱里奥（Max Valerio）变性历程的短片《马克斯》（Max）则记录了他从北美原住民女同性恋者“安妮塔”（Anita）到异性恋男人马克斯的新生。



《不端的女人》

楚特近期的作品形式各异，有短片，有纪录片，也有故事片，但题材都聚焦在性的主题上。

1996年楚特为广受好评的情色短片集《情色地图》（*Erotique*）执导了《禁忌客厅》（*Taboo Parlor*）这一部分。

1997年的《并非为了爱》（*Didn't Do It For Love*）是一部关于伊娃·诺万德（*Eva Norvind*）绚烂一生的纪录片。挪威出生的诺万德先是在墨西哥出演B级电影，后转入性交易领域，并服务过多位国家政要。数年后她成为纽约的一位职业女施虐师，成为性产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并非为了爱》

楚特最近的一部纪录片《性别穿梭者》（*Gendernauts: A Journey Through Shifting Identities*，又译《忽男忽女》）在1999年的柏林电影节上获泰迪熊奖。该片聚焦千禧年前夕旧金山湾区的一群跨性别者，描绘了ta们在性别边缘的大胆游走。

《性别穿梭者》

而2008年的故事片《暧昧》（*Ghosted*）则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台湾和德国两地的女同爱情故事。

《暧昧》

马克·毛塞瑞（*Marc Maucerie*）1997年执导的纪录片《淡紫色的白炽灯：电影业中的女同性恋们》（*Lavender Limelight: Lesbians in Film*），记录了楚特及其他六位知名女同性恋电影制作人的创作生涯。楚特现居德国汉堡和美国纽约两地。

©版权所有，转载请注明出自同语

骄傲的存在

编辑/sam

独处

摄影/司马媛 + 模特/Mo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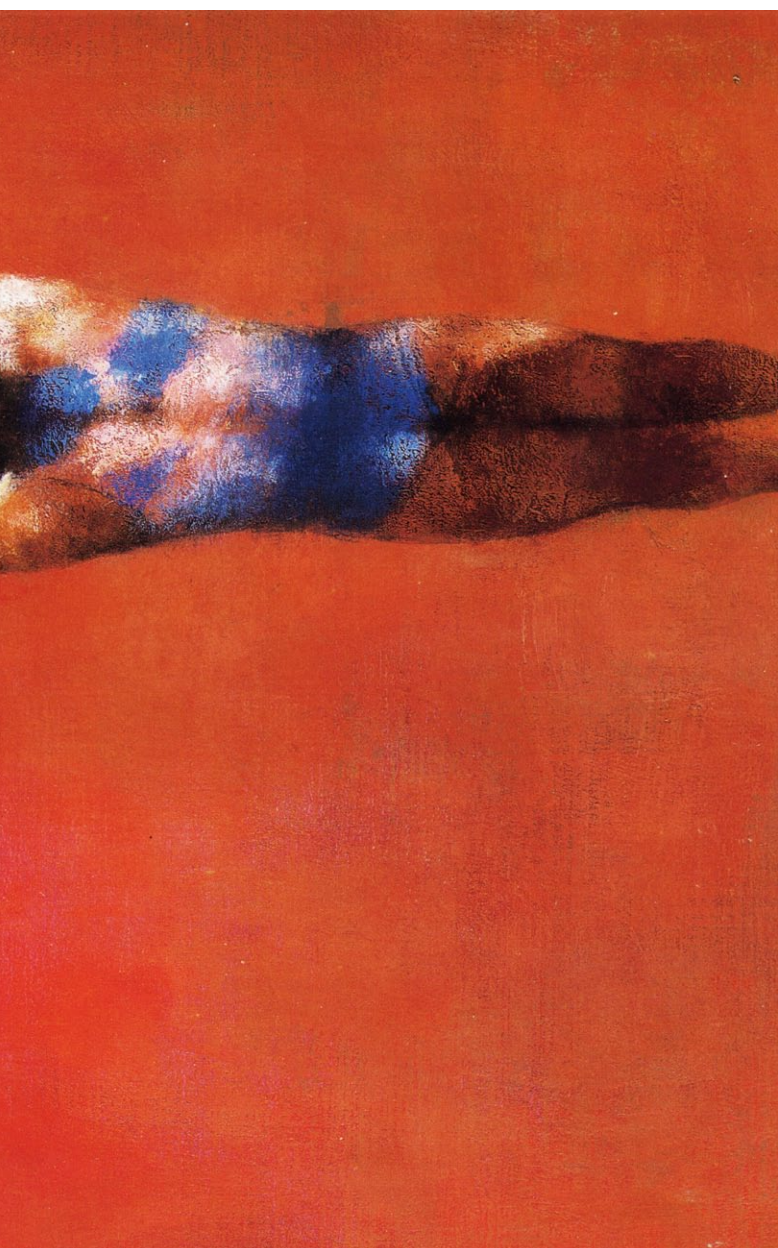


亲密关系的可能性

策划制作/立早

文/LULU + 成都于是 + 影沫&Sue + 西珑







Hoang (右) + Dredge (左)

十五年的长距离亲密： **Dredge和Hoang**

访问/Lulu (香港)

照片提供/Dredge + Hoang

认识Dredge和Hoang是在香港，他们来香港玩，我们一起逛街、买衣服、吃东西，然后又在不同的地方一起去参加学术会议，大家没有任何性别、语言、文化的隔阂。他们两个都是亚裔美国人，一个韩国、一个越南，目前都从事学术工作。因为Facebook，我跟他们更熟了，也见证了他们日常天各一方的甜蜜沟通。距离让他们建立了一种独立又互相依靠的亲密关系，不停在动的人生和追求不断为关系注入新的活力和挑战。一起但独立，分开但相连，Dredge和Hoang努力经营着这段长距离的亲密。

对，Dredge和Hoang是一对男同，在《les+》出现是不是有点奇怪？当初被约稿的时候，编辑要我提供一些关于亲密关系的故事，也没管性别、地域、年龄什么的，一想就想到他们。身边一直有不少男同朋友的亲密关系，让我很感兴趣。似乎在男同的世界，亲密关系真的更多元、丰富、超乎想像，很多时候，也更长久。当然，已经长大的我们不会再把长久作为衡量一段感情的主要指标，长久但痛苦的捆绑式关系还不够多吗？让我入迷的是，不少男同朋友的关系都是不同程度的开放式的（至少我接触的男同朋友不少都是），尤其性方面。表面看来，很“松散”，但一年又一年，超过十年的关系真的不少。人长大了，虽然我们再不迷信一生一世，但也更加明白任何关系要维持到一定时间长度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不是个人努力了就可以达到，而是很多主观客观意外偶然的因素加在一起，才能成就一段稍为长久的关系。这里我说的是好的长久关系，不好的一个星期也嫌长。所以，Dredge和Hoang的甜蜜一直让我既羡慕又惊讶，十五年了，而且长期不在一个城市，期间又不停在变动。这是怎样做到的呢？

这个访问是通过电子邮件进行的，因为我和他俩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和时区，网络是我们联系的唯一方式。他们分别回答了我的问题，我再把他们的回答翻译成中文。以下H为Hoang，D为Dredge。

一. 可以向《les+》的读者介绍一下自己吗？

H: 我是一个录像艺术家，也是电影研究教授，目前住在美国费城。我今年一月41岁了，正式进入中年。我在1990年出柜，那时候我念大一，十九岁。目前我在放学术研究假【注：学术研究假(sabbatical leave)是让学者休假进行研究或访问的假期】，所以现在会在柏林待两个月，修改我的书。（补充：Hoang是越南裔美国人）

D: 我是韩裔美国人，在首尔出生，在华盛顿长大。我也住过洛杉矶、三藩市、亚特兰大、费城，泰国的清迈和曼谷。我是全世界很多小孩的妈妈或者爸爸，14个侄女和侄子的搞笑但严格的叔叔。我喜欢做饭和做媒（Lulu插嘴：这两个嗜好性质是一致的，都是把合适的材料搞在一起）。工作方面，我是一个人类学家，

专门研究泰国的性与性别、亚洲地区主义、公共健康和医疗的批判研究、全球流行病学和媒体研究。作为一个在艾滋“危机”的时代生活的男同志，我没有想过自己能活到40岁，所以我经常都很感恩。

二. 你们是怎样开始在一起的？

H: 我俩15年前在三藩市认识，我当时在一家公益机构工作，为第一代东南亚移民提供信息和资源，让他/她们报读大学。Dredge刚从洛杉矶搬到三藩市，开始一份关于艾滋病研究的新工作。

我们那时候都住在三藩市的一个同志社区，Castro区，是在1997年一二月的时候，我们通过大家的朋友认识。是在酒吧都关门之后，酒吧在美国是凌晨两点种关门的。我和朋友在附近的公园随便逛，那里是男同志在酒吧关门后去钓鱼的地方。我们碰到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当时就和Dredge一块。几个星期后我们又一家叫做Jaded的亚洲同志酒吧见面，我问他拿名片，很快就打电话给他了，这样我们就第一次约会。Dredge应该会记得更详细，他讲的一定比我记得更精彩。

在开始的几个月，他就搬来我家了。我们睡在一张给一个人睡的小型双人床，就这样睡了几个月。我不知道我们是怎样熬过来的，也许是热恋中，而且我们当时都比现在瘦多了！

D: 那时是1997年1月8日，凌晨两点半左右。我和我朋友刚离开Phoenix（很有人气的同志吧，现在变了药房），在相隔不远的Collingwood公园逛路边摊，那里我们碰到了Hoang和他的朋友，我的朋友曾经在Hoang的作品中当过演员，所以他们认识，我朋友就和Hoang打招呼。Hoang穿了一件海军蓝的连帽卫衣，宽松的卡其裤子，黑色工作鞋。他拿着一个牛皮袋，里面是一大罐啤酒，Foster's什么的，我觉得他很可爱。

那个晚上我们都觉得很尴尬，也许Hoang更尴尬（我不会告诉你为什么），但他让我留下了印象。我的一个同事把Hoang的联系方式给了我，我一直收着还没有机会打电话给他，然后就在Jaded遇到了。我和另一个韩裔美国朋友在聊天，在酒吧外，聊着我把名片递给她，Hoang那时在我们的面前晃，问我他可不可以也要一张名片。

我们第一次约会是1月25日，我们住得很近，所以我就去他家，然后我们一起去附近的一家墨西哥餐厅Bad Man Jose（已经没有了）。晚餐后我们回到他的家。Hoang很紧张，他花了一个晚上折了那些上面写着“永远”的日本纸星星给我（我还保存着）。早上，我投了一张卡片在他的邮箱，写着我过了美好的一晚希望能够再见。

顺带一提，我现在比那时重了五磅，Hoang重了差不多二十磅。

三. 你们会怎样界定目前的关系？是怎么样发展到现在这样子的？你们觉得你们的关系最特别的是什么？

H: 我觉得我们的关系整体是健康的，很少有大吵大闹的。我们建立了一种很舒服的亲密关系，不需要特别做什么也很享受在一起的感觉。所以，亲密的感觉是日常累积的，不是通过什么特别的事情或者日子。

比较特殊的是我们长期分开两地生活。我们一起后的第二年，我去了洛杉矶的加州大学念硕士（1998年），那九个月对我来说很辛苦，因为要分开，虽然从洛杉矶开车去三藩市才六个小时。一年后我停学，原因之一是不喜欢跟Dredge分开。但从那时候开始，我们断断续续的都是生活在不同的地方。

难得的是，我们容许大家自由追求工作和学术上的目标，有时候学校和工作的地点并不是我们可以控制的，我们不会为了要在同一个城市而牺牲个人的理想。我想我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D: 我一开始就对他说，他并不完美，但正好是我喜欢的。我们开始的时候有过风浪，但能够跨越就让关系更稳固。我比较老派，我认为承诺是重要的，一段关系不单单是爱，而是需要长期的经营，有了稳固的根基让你去面对世界。我的父母在订婚前见过一次面，他们现在还在一起，而且很快乐。我不认为你需要激情，但我想你需要认清你的人生排序。我也认为作为双方家庭的一份子是重要的，大家可以像一对情侣那样拥有双方的家庭。我不觉得你（在家里）需要完全的出柜或者强调你们是一对，知道的家人自然会知道，其它的也会知道。但我觉得让事情顺利平稳是可以的，这完全是看你如何谈判协调。我们曾经住得很近他的家，我感觉到他们把我当作他的另一半，我也爱他的家人。我跟他的侄子侄女相处的时间比我自己的更多，看着他们长大和大学毕业！

我觉得有相似的兴趣但不会做一模一样的事情是很好的，有相同的地方但也有不同的，比如我们的职业。但有些事情是必须

的，比如说我们的口味很接近，我无法跟一个在吃的方面跟我很不一样的人住在一起。我们也互相补足，我在很多方面社交等，都是主动的一方，但Hoang会坚持自己的。我喜欢他坚持自己的一面，不会我要他怎样就怎样。我不会尊重没有立场的人，我觉得在工作和个人方面互相尊重是非常重要的。有很多人我会尊重他们其中一项，但两方面都让我尊重的就很特别，我可以说我爱他而且他让我骄傲。

我记得在我们关系的初期，Hoang说每当我们分开的时候就会闹胃痛。我本来不明白。这让我想起我妈在我晚了回家又没有打电话给她的时候也会这样说。然后，有一天，我在等Hoang但他迟到了，我一直觉得他很不会开车，所以我很担心，就闹胃痛了。然后，我明白了。

四. 这么多年你们是如何维持和经营关系的？最大的挑战和快乐是什么？

H: 我们跟其他人一样的过日子，我们主要用email和Facebook沟通（Lulu插嘴：在Facebook上的确经常看到他们俩很甜蜜的沟通一些很日常的事情，比如Hoang在Dredge的wall上介绍他一首歌曲、一个视频，Dredge告诉Hoang他今晚做了什么晚餐给朋友吃）。我们两个都不太习惯讲电话，其实我觉得靠讲电话来维持很难，这好像更强化了距离，也会让我更想念他。

这么多年来，挑战都是同一个：长距离，和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在同一个城市住一段比较长的日子。对我来说，要我跟朋友和家人分开，去跟Dredge一起，压力来自自我变得要完全依靠他，把很重的担子放在了他身上。这样去要求对方是不现实也不合理的，尽管那个是你的长期男朋友，你也不能要他满足你所有的需求！所以我认为建立一个广大的朋友支持网络是重要的。分开生活不好的地方，当然是会错过日常的小事情，也无法在工作或者其它压力出现的时候得到及时的支持。我是很想可以跟他分享日常的点滴，比如当我逛菜市场的时候发现了很棒的产品，在街上看到了有趣的广告牌，这些日常的东西。

开心的事情是拥有自由和独立的感觉，他或者有别的想法，但我是觉得我们对大家要求很少。我们有意的让大家有空间去做自己的决定，不单是关于工作方面的，更包括家庭责任和个人兴趣方面的。我们已经一起这么久了，这很珍贵。他经历过我最不好和最好的时候。我们很喜欢一起做饭一起吃。另一件我们很享受一起做的事情是旅游，去世界不同的地方跟朋友见面。最近，我们可以分享大家的学术作品，这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D: 我们无论分开和一起的时候都相处得很好，当然可以一起的话最好。我从来不是一个喜欢讲电话的人，我的手机显示，三月我总共只打和接了十九个电话。我们分开的时候，很少用声音沟通。

我的确比Hoang更外向和适应力强，所以我比较能应付变动。很讽刺的是当我遇到Hoang的时候，他避开不见家人，是我要他经常见他们。现在他不能够离开家人太久。我觉得他是怕家人会否定他，所以他避开他们来避免被否定。但当我们一起去看他家人的时候，他们很接受他，也让他感到他们很需要他，也接受我，然后他的家人变的非常重要。如果有一件事情我希望Hoang感激我的，应该是我让他变的更亲近他的家人。

我觉得一起吃饭是我们的关系最重要和快乐的部分（叹气）。我们一起这么久了，睡觉变得很直觉，我们的身体知道要往哪里走，闭了眼睛也知道。

我们也努力保持新鲜感，我们到不同的地方，我们会约会，旅游。对关系的一个考验是能不能够一起去旅游，如果你可以一起去旅游一个月，大部分时间在一起，在陌生的地方，做不是平常会做的事情，要互相适应。我们经常一起旅行，所以在关系的初期就已经处理了很多问题。

五. 你们在一起开心吗？在你们的关系中最珍贵的是什么？学习到什么？

H: 总的来说，我是开心的，尤其Dredge现在已经完成了在曼谷的田野调查，我们可以在同一个国家。之前讲过，我珍惜关系中的一份自由，一个在你抱怨、诸多要求和难缠的时候都不离不弃的伴侣。我珍惜这么多年来建立起来的亲密和承诺，有时候不需要讲出来都能感受到，有时候则需要刻意告知和强调。我学习到要更加忍耐和信任。我仍然不懂沟通，但这段关系一直在帮我学习和改善。

D: 哈！Hoang这些年来都不是一个好的沟通者，他的沟通方式一般就是否决，否决我安排好的事情。但这就是他，而且他改了不少…… 对我最珍贵的是，我知道当我需要的时候，他总会在那里。我并不需要担心我们的关系，我知道他会在我身边（尽管他不会表达）。他投诉我去了曼谷太久，然后他自己去了柏林，我们现在并不是在同一个国家啊！

和一个在公在私你都很尊敬的人在一起的好处是，可以得到很多东西。我依赖Hoang在教学、写作和学术等等方面的意见，这些方面他的经验比我多。我们的领域不一样，可以给对方不同的意见，这是很好的。

噢，开心不开心嘛。是的，我开心。我和Hoang一起很开心。但我认为你不能从另外一个人身上寻找开心，如果你自己的人生不开心，你不能从其他人身上找到开心。

六. 如果用一句话，你们对《les+》的读者有什么希望分享的？

H: 引用有一次我从幸运饼干看到的：“相信Ta，但眼睛保持张开！” Ok，开玩笑而已。也许是：跟着你的感觉。有时候值得坚持，但有时候太辛苦的话，或者放开会比较好。

D: 我会说亲密关系要不“自然”的来，要不没有。意思是说，来电或者没戏。接下来，关系需要努力经营。不管你多了解多爱对方，关系就像厨房，需要经常打理，不然就会变脏。

爱是触手可及的温暖

访问/西玢

照片提供/火柴 + 米汤

火柴，天蝎座B型，从事游戏运营

米汤，处女狮子座，室内设计师

这次采访是同火柴、米汤的第一次见面，对彼此的了解仅限于短信里提到的一些基本资料。那天，我们约在胡同里的一家咖啡馆，距离的原因，我们早到了会儿，一边整理手上的资料一边猜想着两个人的样子。

火柴一进门，着实吓了我一跳，好高！目测大概172cm以上，短头发，带着黑框眼镜，慢条斯理的样子，后面跟着同样短发带眼镜很小只且活力十足的米汤。两人在对面坐下，虽然彼此间没有什么亲密的动作但有种说不出的贴近的感觉。

火柴和米汤都已接近而立之年，早已独立、依靠自己生活，并各自有了一番事业。米汤来自南方，很早就独自出来求学和工作，成熟活泼。火柴是北京姑娘，对家人相对表现出更多的依赖。两人明显有别于其他情侣的是，在她们住在一起前曾有一段长达两年的异地网恋时光，并且在两人四年的交往过程中，几乎没有发生过争吵。这不禁另我们感到好奇和羡慕，两个人无论如何的相似和契合，在同一屋檐下生活难免会发生各种小摩擦和不愉快，更何况两个人地域背景不同、生活习惯和性格也有很大出入，这是怎样做到的呢？

一. 可以向《les+》的读者们打个招呼吗？

火柴：我是一个从业了快5年的游戏业者。眼瞅着要迈向三十这道坎儿，事业开始迷茫，未来也开始迷茫。没打算要向家里出柜。走一步算一步吧。性格还算开朗乐观积极犯二，思想比较晚熟。估计正因如此，别人大学时就开始人生规划，我到现在才开始有危机意识……但是尽管这样，我也相信未来会是洒满阳光的！

米汤：我是一名室内设计师，工作快九年了。时不时的在各个城市间飘着。这些年的社会经历，让我懂感恩。有一份工作，能让我养家糊口。有一个伴侣，能对我知冷知热。有一条忠厚老实的狗，能陪伴我度过酸甜苦辣的日子。生活中有很多的未知性，但我毅然会很努力，很努力。

二. 你们是怎样开始在一起的？

火柴：我们两个是通过QQ群认识的，那是2008年，我是那个群的管理员之一。当时为了防止无聊人士混进来捣乱，入群要发三张照片审核，通过后才能正式加进来，管理员就是负责审核的。米汤的照片就是我审核的。而且，有一点儿和别人不一样的，其他人的照片都是在群里公开发的，她的照片是私下单独发给我的。也因此，对她的印象比较深。后来也就相对聊得比较多，聊着聊着发现两个人非常的搭。

米汤：我们当时也没有说谁追谁，谁向谁表白，都是自然而然的，一个人内心空间是有限的，当你专注于一个人的时候，自然

而然分给其他人的就少了，也顾不上去想其他人了。那个时候，我俩不在一个地方，她在北京，我在上海、杭州一带，我们就每天聊QQ，上班的时候聊、下班回家后聊，不聊QQ的时候会通电话。就这样走到一起了。

火柴：其实我们两个都不是彼此喜欢的类型。一段恋爱谈下来后，我们都发现，是不是彼此理想型并不重要，两个人契不契合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俩的性格，刚好某种程度上是互补的。

三. 异地的时候，两个人怎样交流感情？这种方式有什么缺陷？

火柴：刚刚米汤也说了，就是通过QQ和打电话，那个时候，我们都在工作，打电话比较少，主要还是QQ。缺陷的话，就是见不到面呀。异地恋，名义上说两个人是在一起的，但实际生活中只有你一个人，看到周遭情侣手牵手购物，看同事每天想着下班后的约会计划，难免心里会有一种失落感。觉得没有什么是手头可以够得到的，没有具体的。

米汤：我和她的感触差不多，那段时间她会经常闹情绪，想见面。后来，我在工作上终于有一段可以间隔出的时间，也就有了后来的第一次见面。

四. 第一次见面，哪个细节，对方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火柴：我这边比较好请假，就骗父母说去上海玩，跑去找她。当时第一印象最深的是身高问题吧。之前也有在QQ上说到身高的事，见面前，我还家里门框上大致画了下她的高度，大概比了下。后来见面那天，米汤来机场接我，当时她站在马路沿儿上，我觉得还成，没想象中那么矮，接着，她从马路沿儿上站下来，一下子矮下去一块儿（笑）。

米汤：身高问题，我到没觉得什么，身边也有175cm左右的朋友，大概心里也有个数。第一次见面印象最深的是，我晕车难受，她下楼给我买旺仔牛奶。我晕车只能喝旺仔牛奶才会好些，而旺仔牛奶在上海特别不好买到，那时候已经是晚上了，她跑了很多家。

火柴：其实还好啦，上海相对于北京，夜生活比较丰富，晚上路上的人挺多的，也就不会觉得害怕了。而且当时她难受的挺厉害的，我也没顾上想太多。

说起来，印象深的还有件事，当时想和米汤有些肢体上的亲密接触，牵手拥抱什么的，但每次都被她甩开了，那时候心里有点小难受，后来知道她就是不习惯这样子，没有别的什么想法，也就没什么了。

米汤：我当时确实没有一点儿排斥她之类的想法，从小就不习惯在外面表现的特别亲密的样子，不太自在。不过现在，这个习惯被火柴扳过来了。



米汤（前）+火柴（后）

五. 这之后是怎么过渡到米汤来北京，两个人开始生活在一起的？

火柴：第一次见面后，我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想见到对方了，之后我们大概每个月都会见一次面。

米汤：不过，那时候我还没有想过要去北京，怎么说呢，我去北京，某种程度上是被骗去的吧。

火柴：和米汤不同，我特别想结束异地的生活，之前我们也曾经因为异地的问题闹过分手。

米汤：那段时间，我刚辞职没多久，想自己创业，就和朋友跑去哈尔滨准备开店，后来发现那里气氛、环境都不适合，我们就决定回去，途经北京，真的只是途经，结果在北京的时候就被我们一共同的朋友忽悠留了下来。

刚来北京的那段时间，真的是各种不适应，单从饮食上，就很不习惯。不过慢慢也就好了。

火柴：起初，我们还没有住在一起，因为我是北京的，家里不太愿意我出来租房住，大概两个月后，终于搬出来和她住在一起，总的来说，还挺顺利的。

六. 结束异地以后的生活和之前异地的时候有什么明显的不同？

米汤：个人空间明显变小了。这是最明显的。生活里多了一个人嘛。

我以前一直在上海和杭州，生活圈子也都在那边，初到北京几乎没什么朋友，工作也没起色，火柴担心我每天闷在家里，经常带我去参加各种聚会，我能明白她的用心，但其实我更想自己主动去结识朋友。

火柴：觉得比以前安心了很多，你不再是自己一个人，那种真实感，你触碰得到的。

米汤：生病的时候，感觉特别强烈。我从中学起就自己一个人去外地读的住宿制学校、后来工作也是一个人在外地。因此对生病这件事特别有感触。现在明显觉得在脆弱的时候有个人在身边，一种莫名的支撑力。

七. 这次访问，我们最好奇的：这么多年来，你们几乎都没有吵过架，有没有什么秘诀和经验分享给大家？

米汤：其实很简单，一个我们都懂的道理：只要没有原则上的问题就没有问题，各退一步就过去了。

其实不一定说要两个人多相似，我们两个有很多明显不一样的地方，火柴是北方人，我是南方人，我们的饮食习惯生活习惯明显不同。

火柴：对，她刚来北京那会儿，总说自己的生活明显变粗糙了。我们两个性格也不一样，我性格比较慢，米汤是急性子。

米汤：还有生活作息，火柴是夜猫子，而我是习惯九点钟就睡而且沾床就着。你看，我们有这么多不一样，但这都不是原则性问题，都OK。还有就是，不要计较太多，什么事情当时就解决，不要拖着，不去干预对方的私空间，比如说，我们都不会太去干涉对方工作上的事情，再比如说，我们也从不干涉对方穿什么。

火柴：对，会提一些意见，但如果对方坚持自己的意见，那也OK，都没什么。而且我们两个人都是不喜欢吵架的性格。

八. 在一起的这些年里，从对方身上学到了什么；或者说，对方影响、刺激了你的哪些改变？

火柴：人际关系，为人处世方面吧。一方面，米汤比我接触工作早，社会经验丰富，工作性质决定她接触的人也比较多，各种各样的人，善于打交道、聊天，比如说，以前，我们家附近菜市场卖菜的老奶奶，米汤每次去买菜都能和对方聊上几句，天南地北的，我就不行。另一方面，我性格的原因，有一些不想接触的人 would 避开，或者只是点点头不愿意进一步交流。比如，像群里聚会，一般都是和相熟识的人一起，除了相熟的和感兴趣的人以外，其他的人过来找我聊我才会和对方聊两句，不会主动去怎样。自从和她在一起后，好了很多。

米汤：她现在确实变能聊很多，和我们楼下卖水果的小姑娘讲的话比我还多。而且，我们都明白，在工作中，无论有没有兴趣都要多和人交流，这样才有更多的工作机会。

火柴：她对我最大的改变是让我更关注生活了。不是说我以前不关注，做设计的肯定会注意，但某些细节上可能会比较粗。怎么说呢，火柴对生活更有憧憬的感觉吧，她会注意窗帘搭配的颜色，房间的布置、植被……一些很细节的东西。不能不说，这些细节确实挺打动人的。

九. 那这些年相处下来，对方有哪个缺点，今天借这次访谈你觉得有必要说出来？

火柴：希望她生活上更细心一些吧，前面米汤自己也说了她有些细节上问题比较粗。

米汤：情绪化吧，会想很多，有时候会闹小情绪。

火柴：米汤有时候你能明显感觉到她在不高兴，但问她她又不说更不会主动说，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因为我不高兴，每次出现这种情况，我就会纠结。

米汤：有的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就会不喜欢说话，不想理人，我也知道这是不好的，其实不是不想和火柴说，确实有一些不是在生她气，比如，阴天的时候，都难免会有一会儿低潮，这又没法说，说出来就矫情了。有一些，确实是生她气，但后来自我调节好了，我就想，我都调节好了，就没必要和她说了。

火柴：现在明白了，不过还是尽量和我说一下，不然有点蒙，我也会尽量不去乱想。

十. 本期的主题是亲密关系的可能性，最后扣一下题，你们对“亲密关系”这个名词的个人定义是什么？

火柴：无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需要这个人时，这个人就会出现。比如说朋友，开心的时候，你会想和朋友分享，郁闷难受的时候，想找朋友一吐为快，但不会对朋友有生理上的需要。特定的人，不仅仅想和她分享对她倾诉，还想要更靠近再靠近一些。

米汤：啊，前面那句话和我想的一模一样，你都替我说了，我就不详细说了，简单的说，亲密关系对于我，就好像那种触手可及的温暖的感觉。

十一. 采访这么快就结束了，最后有没有什么想分享给《les+》的读者们呢？

火柴：少说狠话。特定的清静下，太冲动，没有办法自控也意识不到说的话有多伤人，可能一次两次，对方可以体谅或者原谅，但谁都受不了次数多，本来没什么也会情不自禁多想，久而久之就形成心里积怨甚至变成一种刻意的伤害了，这很伤感情的。任何感情都经不起折腾。就好像一张纸在手上留下的伤口，都是不经意的，一下可能只是小小的疼痛，过去就算了，但反复在同一个地方被割伤，伤口逐渐变大，越来越深，愈演愈痛，愈合后也会留下丑陋的疤痕。

米汤：能在一起的时间里就好好的，向我们这种感情关系，很难敢对未来做出绝对的保证，那么就不要再留下遗憾，爱的时候好好爱，尽兴的生活，莫使金樽空对月，遇到喜欢的人不要怕，如果对方不反感、排斥，就大声说出来，行动起来。不要留下遗憾，也许未来的某天你不得不回到传统中，再也没机会去做自己了。

整个采访下来，火柴姑娘的话很少，有一点儿大条，但时不时会注意到她和米汤的眼神交流，温和且安心。米汤很机灵，她记得很多关于两个人过往的具体时间、小细节，采访期间她提醒火柴不要点咖啡喝，晚上会失眠。

回去的时候，两个人手牵手过街，北京初春夜晚微凉的风，星星点点的街灯，来往的车辆和人群，汇成一幅无声的背景图。

未来有太多太多的变数和不确定，但我仍希望她们会和现在一样。模糊地迷恋你一场，就当风雨下潮涨。

我与小荻

文/于是

七年前，阿梅结了婚，我后来喜欢的一个女孩又远去了云南，那时的心中是异常地孤苦。就如许多的拉友一样，经历了迷茫痛苦，不知道路在何方，就是这样的情况下，我结识了小荻。然而，我那时是一个悲观的人，经常莫名地悲伤，莫名地忧郁。当所有的客人走了以后，我会一个人听歌，一个人喝酒，她下楼来看我，我对她说：“我说，我们分手吧……”话未说完，她立马斩钉截铁地打断我说：“你休想和我分手！”说罢，便丢下无奈的我。经历了感情沧桑变化的我，沉浸在一个人走过的黑暗的世界，对未来并无任何计划与信心。而她所做的事，是把我从无尽的幻梦中拉回来，面对现实。

当她遇见我时，我正处于人生的低谷，她正处于情绪的低沉期，然而我们的区别在于，我仍旧做梦，渴望爱情，她却猛然清醒，勇敢地直面人生。现在回忆起刚和她在一起的种种事情，心里总是猜疑，她那时一定是看透了我，明白了我性格的各种好处与弱点，而我对她的内心却一无所知。

共同经营的事业

刚开始时，她不肯帮我经营酒吧，一定要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小荻工作起来，一丝不苟，常常加班，别人觉得可以蒙混过关的事，她是绝对不会做的。我常想如果作为她的同事，一定很痛苦，因为她要求每件事都必须做到最好，这往往会引起别人的不满，而领导却是喜欢的。由于她常常加班，不能准时回来，我便心生不满，因此免不了吵吵嘴，发发牢骚。我说：“你才多少工资啊，这么拼命，别人都不加班，就你加班，图什么？都是为老板打工，干嘛这么认真！”她听了，并不和我顶嘴，有时实在累了，还觉得我说得对。但只要一到公司，她就一如既往地认真工作。她工作的辛苦与疲惫，引起我越来越多的不满，我开始劝她辞职，她也有所心动，但却迟迟下不了决心。直到我因病要回老家动手术，她才不得不辞职帮我经营酒吧。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我觉得她就像一个神奇的仙女，用了神奇的魔力，完全地改变了酒吧。首先是硬件上的改变，她听了别人的劝告，决定开始装修酒吧。设计师小刘是一个热心的东北人，她画了一套图纸，对我们仔细地讲述她的构思。然而，我总听不懂，完全想象不出她比划与图纸的意思，厕所怎么改、墙壁怎么弄，屋顶怎么做梁。我象听天书一般地目瞪口呆地望着她，小荻却恰恰相反，她总能很快明白小刘的意思，并开始带着我跑遍了成都的建材市场。在这个过程中，小刘渐渐明白了，有什么事找小荻，找我没用。看到装修一新的酒吧，我仿佛做梦一般。我会孩子般地说“哦，原来是这样。”“哇，原来可以这样啊！”那时，我感觉到我的愚笨与小荻的聪慧。

在阳光下生活

那个时候，我酒吧的经营管理上服她，感情上却并不顺她。整整一年多至两年的时间，我常常患得患失，心感忧郁。有人曾问我，有没有和小荻举办什么仪式，我回答道：“如果我和她可以在一起五年，我们就举办一个婚礼。”如今七年过去了，我们仍旧没有举办任何仪式，但我再也不会患得患失，心感忧郁了。

那时，常把自己灌醉，醉了便放肆地说些狂话。有次，她坐在我身边，我趁着酒意，对对面的朋友大声地说道：“爱情？爱情是什么？爱情就是一个屁！”她听了马上接口说道：“是啊，放出来就好了。”我一愣看着她，心里暗暗惊讶，她如何会接得如此之精，如此之妙！

现在写着这样的文章，我又再猜想，那时的她，会不会也把我当成酒吧的一个物件，进行仔细地管理与调教呢？如果是这样，现在的我也愿意，不然为什么我会说，一个好T，是由一个好P调教出来的呢？

T往往比P自卑，从而容易自怜，面对现实时，比P更加脆弱与胆怯。经历的挫折多了，又生出不自信、不敢信的心态，于是便变得极端起来。君不见，自残流血的人，往往是T。这些T不明白，一个自残的人，必定是不珍惜自己的人，她又如何能珍惜别人呢？找人谈恋爱，成家庭，一定不能找这样极端的人。

当时的我，虽然没有自残，但也自卑、怯懦、不自信、不敢信，小荻就如仙女下凡，专为拯救我而来。如今的我，心情面貌大大改变，走到哪里都大大方方，充满阳光，遇到这样的仙妻，如何能不进步，不改善呢？

T的自卑需要时时被克服，T的身份也需要时时在阳光下晒一晒，千万别老躲在阴暗角落处，让自己发了霉才好。

从内心里感激小荻的家人，是他们给了我一切场合露面的勇气，克服了长久以来在心里生了根的自卑。然而，他们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些，他们只是把我当成家庭的一员来公平对待。他们根本不会想到，这些看起来极其简单的家庭聚会与应酬，对于一个拉拉来说，竟是既渴望又害怕的。

然后是酒吧的内部的格局，小荻的认真与仔细，让我的惊讶到达了极致。她命令我拿着尺子，一遍又一遍地量各种尺寸，桌子的，椅子的。她会坐下去再站起来，走过去再走过来。用笔在纸上记录下让人感觉舒适的尺寸。现在我会常说，我们酒吧的所有桌椅板凳，都是为女孩子设计的，因为那时她并没有考虑男子坐下去会怎么样，站起来又会怎么样。即使和她去餐馆吃饭，她也会观察别人的装修风格、灯光设计、桌椅摆布，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一套理论。如今我们酒吧所有的桌椅板凳，都是订做的，而尺寸都是小荻一遍又一遍量出来的。由于她并不买现货，所以有些商家不愿意接这种生意。想想也是，量也不大，尺寸又小，接下的生意可能赚不了多少钱。她很耐心地走遍所有的商家，大的小的，她都仔细地说，仔细地谈，每次她总能找到可以让她说服的商家。

而我可以笨到完全想象不出来她要的是什么桌椅板凳，直到成品出现在我的面前。

那段时间，我和她累到极点，在装修酒吧的同时，我们买的房子也在装修。可是帐上只剩下不到一万元钱了，而且精力有限，于是家里的装修，简单到极点，直至现在，我还常常后悔，当初没有把家装修得漂亮一些。整个家的装修与布置，也是由她说了算，我在不知不觉之中，完全对她言听计从，并且毫无怨言。

现在，酒吧种种一切，主要还是由她打理，比如酒水的品种与定价、服务员的待遇与管理、酒吧的维护与维修。然而，我并不是完全没用，因为她对我说：“乖乖，你是这个酒吧的灵魂，没有你，这所有的一切，都失去了意义。”我听了，万分高兴，便又觉得自己非常重要起来。

小荻明白事理，也能顺从事理，这是让我对她心服口服的地方。然而看到她的认真与仔细，我常想，我这样懒而笨且从不服管的人，如果是她的下属，可能早就被她开除了，还好我是她老公，于是觉得自己真是一个幸运儿。

反思自己的父母，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小荻参加我们的家庭聚会，他们的想法同样也是：如何介绍小荻，如何介绍小荻与我的关系，别人会怎样看我，别人会怎样看他们？因此，每次我说要带小荻回老家，他们总是很紧张，有时甚至于直接拒绝。他们心想，我们做父母的知道就行了，何必要弄得人人皆知？他们不明白，小荻作为我的伴侣，我的爱人，是应该也有权出席这些家庭聚会的，我的姑姑们、姑父们、表姊表妹们，也应该知道我生活的真实情况，并且逐步地、完全地接受。

于是，我便学了小荻，并不直接反抗，只是装着很轻松的样子，告诉他们，我何时何地参加了怎样的家庭聚会，小荻的父母如何，小荻的妹妹、妹夫如何，小荻妹夫的父母又如何等等。我父亲听了，似乎很有些触动，大概以后也不会坚决反对我带小荻回老家了。

别让不快停留太久

都说相爱容易相处难，两口子吵架是难免的。我和小荻现在很少吵架，即使吵了，几分钟便会合好。有时她哄我，有时我哄她，总之，看情况是怎样的。

我们住的21号大院正在改造，有一天，她出门不久，便给我打电话，“马姐（守门人）说，要把咱们楼下的一个花台与石桌子拆了，这样多一个车位，征求住户的意见，我不同意。好端端的干嘛要拆花台与桌子，咱们又没有车。你听着，如果她问你的意见，你就说不同意。”

我也觉得不应该拆花台与石桌子，便一口答应下来。等我出门时，便遇到社区负责人严妈，旁边还站着两个头发花白的老妇人。严妈告诉我拆花台与石桌子的打算，两个老妇人也在一旁帮嘴。我听了，马上明白，多一个停车位，守门的马姐与她可能会增加一些收入。在问清楚了其他三个花台都可以保留的情况下，我无奈地签了字，心里盘算着怎么向小荻交待。

果然，到了酒吧，她知道我签字的事后，便勃然大怒，当着两个服务员的面大声怒吼起来，“这算什么！她们都知道我没有答应，你却答应了，这不是打我的耳光吗？就你当好人，我是坏人，以后她们有什么事都找你，你怎么办？”那声音尖厉得可以穿透屋顶。我看看她气得红红的脸，摸出手机，无聊地看起小说来。两个服务员，呆呆地站在一边，看看我，看看她，一句话也不敢说。

“我就不顶嘴，你总有累的时候，嘿嘿。”我心里这样想到。

她不理我，客人帮我喊她，她头也不抬。我走过去，靠着她，用头蹭她的脸，蹭她的脖子，讨好地用手摸她的胳膊，终于，她咯咯地笑了。

客人们帮我说话：“于是是一个老实人，那些老太婆们围着她，她哪好意思拒绝。”

她还有气话要说，我嘟起嘴：“你都已经骂过我了，还要骂啊，哎呀，以后都听你的，行了吧？”就这样，她的气才慢慢地消下来。

其实我心里清楚，她明白我做的并不全错，毕竟搞好与守门大姐的关系还是很重要的，只是作为北方人的她，面子思想比我严重罢了。

常看见两口子吵架吵得不可开交，严重的甚至动手、分手。希望大家看到这一段能够明白，生气吵架虽然难免，但总有解决问题的方法，没有比两口子的感情与和气更重要的事情了。

七年未必有痒

每每有人问我“你和小荻在一起多久了？”我回答道：“七年。”听到这话的人，有的显出羡慕之意，也有的开玩笑道：“有没有痒？”听到这样的话我总是说：“早痒过了。”我这样说的时候，心里也觉得这话问得奇怪，何以七年了还要痒呢？后来想想，也许是别人觉得痒，而我与小荻都没有觉得痒而已吧。不是所有的老话都是对的，我就非常不认同七年之痒的说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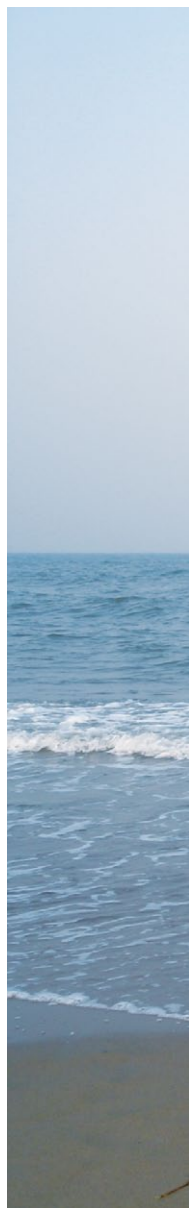
七年了，七年的相伴，带来的是相依为命的感悟，带来的是对对方的一种深深的依恋之情。这感悟，这感情，何止是爱情两个字可以形容的！有人认为，婚姻是爱情是坟墓。而我却认为，婚姻是爱情的家，爱情只有在自己的家里才能实现天长地久。否则的话，什么天长地久，海誓山盟，都是屁话！和小荻在一起，每一天收获的都是安全，每一天收获的都是神奇。连每一次的谈话，都觉得精彩。

七年的时间，已经到了我中有她，她中有我的境界，今日休息，陪她走了一段去酒吧的路，然后买菜回家。提着沉沉的菜，我一人慢慢地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感觉到我对她的感情似乎越来越深了。

有人问我们要不要孩子，我说，我是无所谓的，但小荻是坚持不要的。我母亲虽然一直希望我们领养一个，但由于小荻之故，我也坚持着没有答应。有时，她像小孩，有时，我像小孩，就让我们这两个幸福而快乐的人，当一辈子相依为命的小孩吧。

其实现在想想有些奇怪，两个人的相处真的挺简单，为何别人总觉得这么难呢？身边的朋友们，总是恋爱了，又分手，分手了，又恋爱，永远处在一种循环的状态，消耗了生命中太多的精力，我总想也许别人是痛并快乐着的吧。然而，看得多了，我却不想要这种奇特的痛并快乐，看得越多，我越想稳定，越是稳定，我越是珍惜。当然，这种感悟，是随着成长的过程逐步产生的，伴随着成长与思考而产生的感悟，才能在这个浮躁的社会，保持稳定。

爱情总是吸引人的，因为她新鲜、美丽、刺激。稳定以后的爱情，慢慢沉淀成了亲情，亲情平淡、平常而且平凡。然而，我却认为，爱情最后的归宿，就是这平淡、平常而且平凡的亲情，如果爱情能有机会升华成亲情，那么，两个人才会有真正的谁也离不开谁的强烈感觉。但许多人，当感觉爱情要变为亲情了，便远之、弃之，去寻找新的新鲜、新的美丽。殊不知，再新的新鲜、再新的美丽，也要慢慢沉淀下来。



情感的第二阶段

文/影沫 + Sue



度过了初识、试探、缓慢了解的过程，当我们之间感情不是问题，信任不是问题，理解不是问题，默契不是问题，我想，我们迎来了情感的第二阶段。

寻觅许久后的相识

每当别人问起，你们是怎么认识的？我俩总会带着点微笑大声的说：“相亲”。

更准确的说法应该是：朋友介绍认识。2009年9月9日，某群举办的一次聚会上，朋友叫我去，同时说要给我介绍个人。于是，我们这么相遇了，090909，从此变成一个特殊的日子。

也许因为彼此都寻觅许久，期望值放得很低，几乎没过多久我们就确定了关系，在对彼此还不是很了解但愿意更深入的了解的时候。

之后数次讨论过当时的第一印象，以及随着逐渐加深了解之后对第一印象的颠覆。

我对sue印象最深刻的是，怎么一来就那么严肃地问我的感情史啊。之后sue解释说，我当时是想正儿八经找的，看你怎么也不像这个圈儿的人。

Sue对我的第一印象则是：这妞儿肯定难搞，看起来也是很爱玩的样子。

时至今日，我们彼此对对方的看法都大有改观。我怎么也不会想到当时看起来一脸严肃的sue其实是如此体贴细致。而当时被认为很爱玩的我，也终于让sue知道，其实我喜爱的是居家过日子的平淡生活。

慢慢磨合的共同生活

刚认识的时候sue在搬家，之后没多久我也打算从同学那边搬出来住。虽然想过一起住大家可以搭个伴，又能减轻各自负担，可是，这才刚在一起，我真没好意思提出来，更何况都没做好准备。于是找房子、搬家。等找好房子没多久，我生病了，sue让我住在了她家里方便照顾我。之后我在自己新找的房子住的时间越来越少。

最开始是谁先提出来的呢？或许是我吧，反正，之后是我以写“同居的可行性报告”的架势列出了n条理由。比如：我现在基本都不在我那儿住了啊，房子空着很浪费啊，在一起住又经济又划算啊，生活上可以彼此照顾啊。对同居颇有忌惮的sue终于同意了。这么说，是我死乞白赖要求同居了？

一起住最大的问题是生活开销如何分担和习惯的磨合。花销的问题没法AA，很多东西是算不清楚的，到现在我们的钱基本都是混着花，并且开始养成记帐的习惯，一起赚一起花。说到钱的问题，有件事情不能不提。某次跟朋友聊到“分手基金”，我们都觉得是不错的点子，也借鉴过来，建立了我们自己的“分手基金”，即从同居开始到现在的定投。约定谁先导致分手，另一方拿这笔基金。

生活方面在大多数时候我们都是互补的，比如我不喜欢做饭，但是喜欢收拾屋子，sue宁肯做饭也不收拾屋子。以前sue习惯晚睡，在一起之后，我一直用11点之后必须睡觉否则怎样怎样的理论再加上“宝贝儿，睡觉吧”的温柔攻势使之改变。诸如此类的事情不胜枚举。

敞开心扉的深入沟通

如果非要我说sue哪里不好的话，就是最开始在一起时一生气就摆臭脸的德性，当然现在已经有很大的改观，基本上不会摆臭脸，即使生气也会好好说清楚为什么生气。这一改变主要归功于我的“唠叨”。

每天回家，见到sue开始，我就恨不得把一天发生的所有事儿、碰见的所有人都“唠叨”一遍，讲事实、说道理，最重要的是说我自个儿怎么想的。我们称之为“洗脑”。比如看网上斗小三的帖子，我一定会先把故事梗概讲一遍，然后在站在故事中的人的立场猜测一下，最后肯定要落到我们自己身上，重申下自己的感情洁癖，借机灌输自己的爱情观。有时候觉得自己总说个不停，就憋着不说，往往到最后还是憋不住，幸亏sue愿意听我“唠叨”。时间久了，sue原来不爱表达自己的想法的习惯也改变了，也会主动说起自己的各种想法。

除了这种每天的日常交流，隔几天或者一两周，我们都差不多有一次“秉烛夜话”。说秉烛夜话也不完全准确，有时候对话是自然而然发生的，可能是在公交车上，可能是在散步的路上。也许因为最近看的电视、小说，也许只是路边的某个路人甲，聊着聊着话题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最多的当然还是我们自身的感情。最开始的时候往往都是以sue泪眼汪汪、我左哄右哄结束，有时候哄不好我也会一起哭，现在则多以笑闹结束。

万恶的X战警

都这么大的人了，谁好意思说自己没谈过几段恋爱呢。所以，生活中总是少不了那个万恶的前女友。用朋友的话说就是X战警。

首先我得承认我是个大醋坛子。sue的ex还是那种让她爱得倍受折磨还心甘情愿的人，这女人时不时的打个电话发个信息，我能受的了么！我真正跟sue生过气的几次都是拜这位所赐，现在想起来还牙痒痒。所幸这位来打扰的时候，我已经对sue有了基本信任，只是讨厌这种不定时炸弹的骚扰。那个时候我内心特别希望sue把电话换掉，可是种种原因没法换，最终为了让我安心，sue把对方号码屏蔽了，虽然是治标不治本的方法，可是对比以前，sue所做的巨大让步足够让我感动。

这个时候，信任就尤为重要，比起信任对方，让对方看到自己是值得信任的更为重要。如果那之前之后sue没有让我觉得她是值得信任的，估计以我在这方面的小鸡肚肠，即使是捕风捉影，我也很难再继续这段感情。

每次说起信任，sue都毫不犹豫的说对我百分百信任，我想这很大程度上缘于我的毫无保留和感情洁癖。而sue问我对她的信任的时候，这个百分比一直在涨。

既相互影响又彼此独立

在一起的这些日子以来，或是有心或是无意，我们多多少少都有所改变。

我：

- 1.头发留长了。
 - 2.基本没有不吃的东西了，包括原先不吃的茄子、香菜、熟的西红柿等。当然那个像虫子一样的东西我还是不吃的。
 - 3.对于ex、初恋情人什嘛的存在及影响从理性上变得豁达了，感性上依旧。
 - 4.虽然做饭的水平没什么长进，不过至少学会了做蛋糕。
 - 5.学会哄人了。
 - 6.在他人面前话越来越少，在sue面前话越来越多。
 - 7.会对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和事情作出尝试，对不喜欢的事物真正体验了再说不喜欢。
 - 8.情绪低落期的周期越来越长、时间越来越短。
 - 9.拖延症有所好转。
-

sue：

- 1.做饭水平越来越高了。
 - 2.头发也开始留长了。
 - 3.会主动跟我交流。
 - 4.越来越会撒娇。
 - 5.以前生气的时候会摆脸色，现在基本没有，会耐心解决问题。
-

在一起久了，喜好会彼此影响很多，朋友圈也基本重叠。我们会一起爬山、一起游泳、一起聚会、一起看电影、一起旅行。享受有一个人在身边的感觉，快乐能够立即分享，不舒服的时候也会有人扶持。

但我们总会有些不同的兴趣点，对方喜欢可是自己怎么都喜欢不起来。这种时候就需你忙你的，我玩我的。这样大家都开心，而且能够分享不同的经历，创造新的话题。

Sue的TIPS:

1.准备一本共同生活的相册

“姐神秘秘给我递上一份她的“心意”：一本总结一年我们点滴的相册。还有精心的贴画和肉麻的情话，小心认真翻看两遍，首先真没想到会有这样份礼物给我（因为总认为这会是我以后为你做的），其次实属不易说了如此贴心的情话（你骨子里本如此不风骚），这会是是我们以后珍贵的纪念与回忆，珍藏它.....”

2.负面情绪easy come easy go

“在旅途中又有任性地耍过脾气，但你总是能温柔的化解，而在自省中又感受到你的弥足珍贵，也为自己的臭脾气懊恼，你的一句晚安，一个轻吻，明天不带任何情绪又贱贱地开始癞皮狗日子了。”

3.忠于自己的感觉，保持对彼此的诚实。

“今天和宝儿讨论是否忠于自己的问题：当我们真诚面对自己发现内心的确已经不喜欢对方的时候，是否要告诉对方。宝儿以前、现在笃定的答案都是会，但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我们自身感情出现问题，另一种是对方的确不是她心中的完美perfect。面对第一种情况，更多的是希望说出来借此机会解决自身问题，第二种只能是一种遗憾。但无论是那种情况，我们都应该充分明白不论和谁在一起，爱与不爱的过程都会有一段恋爱过程中或许出现过，这是关乎于你自己的问题。与一人无法处理好不爱而转嫁到下一个 person 上寻求真爱，它也早晚会成为你未来不爱的原因。”

“这几天吃饭抽空就看《夫妻那些事》，总结下来就是不论什么理由都不对对方撒谎，点滴‘善意’的谎言都会导致信任的坍塌！”

婚姻制度最先是为 异性恋缔造的， 同性恋者可创造新 的相处方式

文/吕频

供稿来源：<http://lady.163.com/special/sense/liyinhe201105.html>

探讨同性婚姻是否该合法化前，我们需先弄清婚姻制度

性别平等不仅意味着男人与女人、异性恋者与同性恋者之间权力关系的调整，还意味着个人与社会之间就生活选择及其背后的文化和制度的重新交涉。在这种交涉当中，婚姻该被看见的不仅是它的权利属性，还有它的制度属性，而这两种属性是不可分割的——如果说权利是一扇被敲打的门的话，那么制度就是门背后的房间。在仍站在门前时，我们或许就有必要考虑，自己是否真的喜欢那个房间，如果问题在此的话，那么它就不仅是针对同性恋者的。

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异性间的结合，起于财产在父系血缘间传承的需求

婚姻制度的起源已经模糊在历史的迷雾中。按照恩格斯的说法，这种制度的建立与“现代意义上的个人的性爱”毫无关系，而是起于财产私有、男性统治和财产在父系血缘间传承的需求。因此，婚姻从一开始就是异性间的结合，其异性恋特性与其作为父权制基石的功能是一致的。

男人女人通过婚姻获取资源，同时也被其束缚着

婚姻之为制度意味着它绝不仅是个人事务，而是一种社会安排，男性和女性通过结成一种高度性别化的生活合作关系而获得或承担同样高度性别化的社会责任、地位和资源。婚姻曾经是绝对强制的，特别是对妇女而言，当代婚姻自由的指向是允许不婚、离婚和自主选择，从而削弱传统婚姻制度的束缚。但允许并不等于支持，婚姻制度的束缚仍然根深蒂固，甚至还通过许多新的政策和文化的结合而得到了更生，例如生育政策、土地房屋社会福利的分配政策，家国同构的主导和谐文化，和随时随地贩卖浪漫爱的市场文化。然而与此同时，婚姻制度又已是千疮百孔，因为它早已不能再承诺白头偕老的忠诚稳定，而弱势一方、往往是女性很容易因被背叛或离婚遭到伤害。

同性恋者真的需要婚姻，还是收编同性恋者只是婚姻制度要维持下去的行动？

那么，同性恋者真的要投靠婚姻制度么，在这种制度的内涵没有改变的时候？其实，同性婚姻的合法化潮流，未必不可以解读为面对同性恋者的外部挑战，婚姻制度为继续自我维持而发起的收编运动。玫瑰、戒指、婚纱，当同性伴侣搬用异性恋传统的浪漫爱仪式装点自己的婚礼的时候，或许就已经开始走出了被收编的第一步，而下一步或许有可能只是建立一个逃避压迫的私人空间，和某些幸运的异性恋已婚者一样。这是美国女权主义思想家贝尔·胡克斯指出过的现象：一旦在现存社会结构内获得了利益，就不再考虑变革了。

同性恋者大可选择在婚姻制度之外，探索一种新型的相处方式

是像胡克斯所批评的那样“在现存体制内最大限度地扩大个人的自由”，还是去设想和参与创造另外一个不同的世界，没有人可以用这样的选择责备他人，但另一方面，每个人都在以自己的生活方式拉扯着社会的未来，因此同性恋者、单身者在婚姻制度之外的存在，本身就是有张力、有意义的，即使不用贴上抗争的标签。我们被允许过怎样的生活，和我们选择怎样的生活是不同的命题，或许后一个命题能激起更强的生命能量，无论是同性恋或异性恋。

得不到的就是好的，这种主观想象总是支配着人的追求，其实与事实无关。幸福的婚姻当然很多，但这在逻辑上不能证明幸福赖于婚姻，也不能否认婚姻制度的压迫性，如果我们能够识别出所谓幸福其实基本等同于依从主流的话。

我支持同志要求婚姻权的权利——表达的权利，但不支持婚姻权本身，在被婚姻拒之门外的情境下，同性恋者间的伴侣关系是更自由的探索。

众人眼中拉拉的亲密关系

落木萧萧126: 彼此之间的相处、情感上的依恋和男女是一样的。只是喜欢的是和我有同样身体构造的女人.....

猴子-hh: 情感上是男女一样的，只是我们喜欢的是女人，纯粹，挚爱。

E哟仔: 我觉得同性间更能了解对方情感的需要，更细腻。

Les小圆子: 我们知道同性相爱的路不好走，于是我们更加珍惜。

阿莫C林: 我觉得吧。没有什么对与错，男男女女都是一种感情，只要是真心付出的都是值得去珍惜的。可能在一起受的伤害比较小，理解对方的比较多，更容易相处。

多木多: 和男女的比较，拉拉更加细腻，因为她们更懂女生，和男男比较，拉拉理性不冲动，不会下半身思考.....正因为如此，如果拉拉情伤，则比前两者更加痛苦，因为必须承担没有客观原因的变心！不爱就是不爱了，没有男生所谓的借口，没有同志所谓的冲动，有的就是一句性格不合的放弃。

安屿翔-: 不知道要怎么表达，我自己也是les，两个女生在一起给我的感觉就是很舒服。如果让我和一个男生很亲密的话，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很别扭，做兄弟是没问题的。

feiya的空间: 细腻 敏感 纯净





阿阿阿米有拖延症：看着她的眼神可以可以在甜蜜中化成蜜糖。

彭莹lucky：我觉得，拉拉的爱真的很纯洁，不存在其他的东西，她爱你就是爱你的这个人，很单纯，虽然我不是LES，不过我很羡慕拉拉

倘若错过来生：在一起不容易，别轻易放弃。总觉得会遇到更好的，孰不知，一转身就是一辈子。

他们叫我贺小杨：这种亲密关系，涵盖了与异性恋关系相通的精神和肉体上的。“亲密”通过肉体上的接触、依赖以及精神上的互相理解、互助来完成。谁都不是独立的个体，在正常的拉拉关系中，情感的双方都应该始终保持内在和外在的专一，两人共同面对和承担，基于女性敏感的共性，在维持亲密关系中更要坦诚相待、不计较。

麦子家：这个我必须说，拉拉性爱是亲密关系的一部分，但是很多拉拉都对性讳莫如深，所以我觉得开口言性很重要。性，不仅要谈，而且要在公开的场所谈，要大大方方的谈，不必有任何的遮掩.....

hello先生的hello小姐：更好的了解彼此吧。我也很会吃醋，我也是拉拉，在一起的感觉很美好，但是想到以后觉得很迷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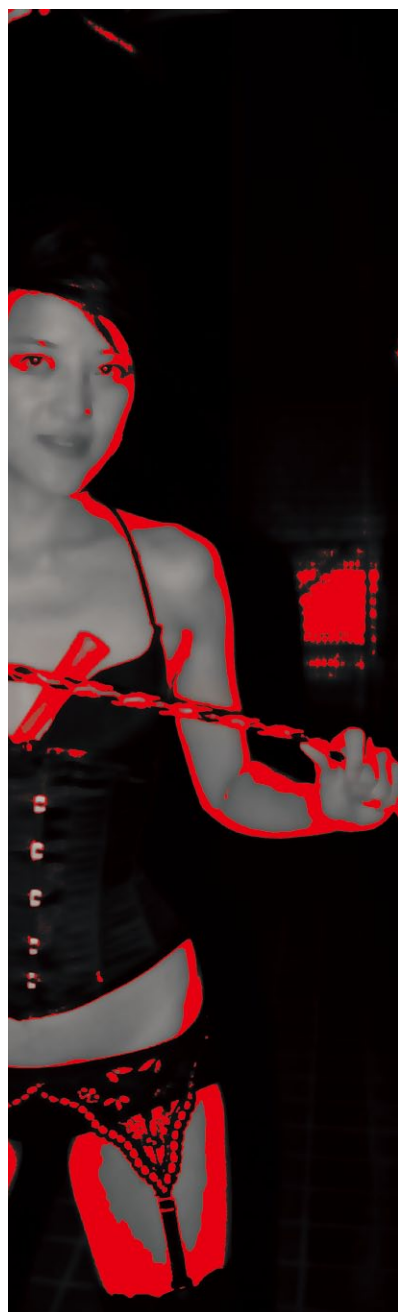
文雅1012：不想我家那只T跟其他拉拉亲密，我会吃醋 允许她跟直人或者男性亲密，但是如果同是拉拉我就各种小心眼、各种孤僻、各种嫉妒恨、好吧我真的小心眼了..

包含的力量

——十夜谈SM与性 / 别¹运动

文/静雅

皮绳愉悦邦带给我的是，在种种经验的向度中放纵想象力，更辽阔去感受这世界上的所有可能，于是没有所谓的奇怪或是边缘的事情，反过来讲是由此产生了一种包含，而这就是一种力量。





十夜是个路痴，在西直门地铁站里绕了将近半个小时才到了我原本落脚的咖啡馆。我想，她对西直门这样盘根错节的构造应该很熟才对，因为复杂的绳缚是SM的基本项目。但后来十夜说“捆绑，我都是很随意的，手边的围巾什么拿来一绑，我喜欢一种的日常生活的游戏”，我就明白了。

坐在咖啡馆里的十夜很贴心的样子，说话的感觉甚至有一点台妹的嗲。这种时候真的很难想象，她就是皮绳虐虐邦的核心成员，一位地道的S女王，一个最初站在边缘的边缘，现在走在参选队伍中的全民女王。

关于BDSM²

我觉得BDSM中“游戏”的元素在性/别运动中有其特殊的价值。在我多年向身体探索的过程中体验到，人在社会的养成过程中，承载着各式各样的社会规训，日常的生活也充满着种种关于行为举止的规定和限制，但人们已经太习惯了，从而没觉察。而这些规训最终是由身体来承受的。于是，身体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除了生理的感受外，过往的经历和这些隐而不见的规训刻划了身体的知觉，这尤其展现在女性身上。

在女性的身体经验中，时常见一些端倪。比如说经期的时候，会时常担心有味道或者担心侧漏并且感觉羞耻。只是感觉有味道不好闻有可能是一种生理的保护机制，告诉你应该警觉。但感觉到羞耻或者担心侧漏则是一种社会感觉，你并不会因为膝盖伤口的血渗出裤子感到羞耻，这些“感觉”经常牵涉到整个社会对身体的评价，尤其是对性的评价。

又例如你的阴道发炎了，你可能回想你的玩伴洗手了没有、是不是玩得太用力太high了.....并且担心替你看诊的医生会不会感觉到你是因为一些不妥的行为所以得了阴道炎。你可能不能只把这个病症当作不小心碰伤了膝盖那样简单，毕竟碰伤了膝盖你并不会“担心”是不是自己玩得太用力太high了。而阴道则不同，有更多的社会评价在里面，好像你的阴道不止属于你一个人，但你的膝盖确实只是你的。

更普遍的例子是不能接受——自己是淫荡的，或者对于“不忠”有一种深刻的焦虑等等。这些对于身体的规训是由整个社会的种种面向所构成。从性别、家庭经验、文化、经济、阶级、国族.....都会影响你身体的长成。例如上流社会女子的身体感觉，必定和草根阶级的工人女性的身体感觉非常不同，而欧美女性看待自己乳房的感觉，也与亚洲的女性不同。

但是这些规训与身体的束缚经常是一体两面的，因为它让你在社会上生活得很自然，甚至非常体面，但同样它也可能会成为一种伤害。在某些时刻里你与身体之间是疏离的。在你原本应该感觉自在或者舒服的时候，有什么阻碍在你与你的身体之间。

那么SM就是一种很好的介质，它是一种游戏，游戏可以迂回，可以进退自如。在SM的过程中有演戏的成分在，尤其是在身体紧绷的状态下，游戏是一个有可能让身体放松的东西，才使身体的开放成为一种可能。当然，我也要说其实我并不是刻意强调性解放。性解放适合的时机和方式，在每个个体都是不同的，甚至同一个体在不同的时期也是不同的。去倡导——唯性解放才是政治正确的，只有身体开放才是政治正确的——同样可能成为对少数人的压迫，这是一种危险。

关于台湾BDSM社群的构成

在台湾，我接触SM人群的渠道是有限的。主要是通过BBS、网络论坛和聊天室。玩BBS的人多是年青人，因为存在技术的门槛。还有一些有年纪的人，会在论坛和聊天室里有更多的互动。

在SM的游戏中一共有两种角色，S和M，再搭配不同的性别，就变成了男S、女S、男M和女M。男S和女M的关系，可以被认为是一种重演父权的关系，但是男S之间是存在竞争的，这样的竞争使男S只有对女M提供更好的照顾时才会有市场。而女M是会参与很多性爱游戏的，那么她有更多机会了解到自己在性中的需求。所以你说这是重演父权的过程吗？似乎也不尽然。那么你说这样的关系是进步吗？那么对有性别意识的我来说，或从某种方面来说是进步的，但对SM关系中的双方来说，这种进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他们开心就好了，似乎没有去做价值判断的必要。

我再说一下女S和男M的关系，看上去似乎是以女性的需求为主，会颠覆一点。但是实际上我经常在SM的过程中也发现，为什么男M也玩得这么爽，而有一种自己是不是在服务这些男人的不爽的感觉。这对于我也是一个课题，怎么让自己开心，却不让他爽到。

还有就是男同志之间的SM游戏，他们玩得很开心啊，他们没有两性不平等的问题。但是在台湾，女同志之间的SM游戏，非常少，真是太少了，七八年中我最多也就接触了20人吧。台湾的女同志是非常地性保守的。

关于皮绳愉虐邦

2004年，有一位叫作小林的朋友从英国回来，他在英国参与过当地SM社团的活动，回到台湾，就想自己为什么不组织一个社团呢？当时，小林与台湾中央性别研究所的卡维波教授聊过，卡维波教授觉得在台湾玩BDSM的人原本就有很多，也许现在就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于是我们一些朋友们就开了个会，把网站创立起来，这就是皮绳愉虐邦。其实，说到皮绳，不得不提到另外一个BBS，就是花魁艺色馆。

花魁艺色馆是一个实践性别多元的BBS，这里有SM版，肛门版，多P版等等。皮绳的很多核心成员，至少是我，对性别概念是从花魁开始的。这是一个专制地保护性少数群体的BBS。比如说，在肛门版里面，多数是异性恋的男生，但看着看着会出现一个gay的肛门，那么就会有异性恋男生出来和gay吵架，吵完了就说我们来投票，这时管理员就站出来说，我们没有投票，如果你只要的是一个女性的肛门，你不可以接受这个，那么你就滚。以独裁和极权保护性少数，在这里是被提倡的，这非常的有意思。

而皮绳愉虐邦是从花魁艺色馆中诞生来的，想做一个公开的现身的平台，让大家可以在这样的平台上交流一些技术上的问题。这一个SM的社团，核心的人员有二三十人，其中的五六个人是更为核心的管理这个BBS和网站的人；另外比较经常参与活动的人数有三五十人；再就是外围的，比如我们举办一个聚会，会有50至100人是完全陌生的面孔，但这些都称自己是皮绳愉虐邦，我们没有条件限制，团体的界线也非常模糊。

在这三个群体里面，处于核心位置的这些人是具有性别概念的，他们所做事情会对现有性别结构有颠覆。而第二、三类群体，是会乐于重演父权社会的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是一种男尊女卑的模式，比如男S对女M的鞭打，而且他们也恰恰乐在其中，但是作为核心的人员，我们并不会特别去翻转、颠覆他们，有时候乐趣确实是建立在现有的压迫上的。

在皮绳，这几年我比较常做的是到大专院校里面做一些讲演，接触一些性别运动圈里的人，我发现台湾一些在做性别运动的人感觉相对这里是比较保守的，而对性的经验的探索在对性别结构的探索和颠覆上是会有影响的。

我也一直在考虑，皮绳在性别运动中的战场在哪里。作为同志我们可以要求同志不被歧视，我们可以要求同志婚姻合法，但作为SM群体，我们不可能为了想要被别人鞭打而开记者会。因为同志运动是公共事件，而SM是私领域的事。所以皮绳更多的是采用倡导的方式，是我们在各种场合现身说法（包括公开上电视），是作用在性别意识启蒙的细节中，是提供一种存在的形式刺激大家思考。

我们也有剧场。因为台湾缺乏本土的情欲素材，所以开始的两年我们请日本的绳缚师傅来剧场表演。后来，虽然仍然有很多舶来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开始尝试比较本土的情欲素材。2011年，我们在艺穗节上的演出《你就是SM片最佳男女主角》和《紧缚调教室》都是和观众有互动的、很有意思的剧目。

关于两岸性别运动的比较

在台湾社会中，阶层的分布可能近似是枣核型的，相对大陆贫富差距较小一些，但中产阶级也在消失中。而在大陆，基本上是葫芦型的，贫富两极分化的比较严重，中产阶级相当少。这也让两岸的性别运动呈现出不同的情态。台湾这两年比较热门的议题有两个，一是保守的宗教团体希望将同志题材从教师的参考手册中删除，二是同居伴侣权。其中前一个争论的范围非常广泛和激烈，我觉得越民主、越开放、资本渗透越深的社会，性的规训就越保守。台湾社会运动普遍都遭遇台湾社会的资本化和娱乐化的问题，政治是被资本圈养的状态。而大陆的性别运动，因为矛盾更尖锐的原因，反而会做得比较活跃。

关于自我的成长与探索

我在政治意识上的成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4~2009年，这几年其实是在皮绳愉虐邦玩，当然也会参与同性的议题和运动，但这几年我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政治意识。第二个阶段是2010年到今年，我加入了台湾绿党，加入后对我政治的启蒙是快速和密集的。由于身份位置一直是在边陲的边陲的位置上，所以我抵抗主流的意识是根深蒂固的，我非常清晰地知道主流的压迫性。2010年夏天之后，启蒙中的我接触了更多政治的议题，包括环保和劳工，完整的政治意识在这两年中形成，当然我也看到了社会中不正义的种种面向。

探索自己身体和自己的关系的过程是与皮绳有很大的关系。我相信我自己仍然在一个不断变化的过程里面。最初是对性解放的想象。后来慢慢的，我发现自己在皮绳愉虐邦的社会运动中所处的地位，经常被期望是非常先锋的一个位置，我的身体被期望是一个非常开放，而意识是解放的，但这并不一定是我自己所期望的，这让我思考了很久。在一些事件和一些思考后，我开始想到底应该怎么做，关键的也许不是为了抵抗主流而抵抗，而是要思考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这才是最重要的。而我所能够提供给别人的，是一种可以自行思考的可能，而不要只是听我说。

皮绳愉虐邦带给我的经验是，去放纵想象力，去感受这世界上没有很奇怪或是很边缘的事情，反过来讲是由此产生了一种包含的力量。SM有游戏的成分在里面，可以充满想象，这让我相信有很多个可以选择的方向。我反复去讲述游戏的概念，也是一个刺激大家思考的过程。



1. 性 / 别：指性与性别，使用「性 / （斜线）别」希望能更准确的指向性别并非传统想象的生理性别，更有性向及认同等等多种涵义在里面。
2. BDSM：SM的全称，用来描述一些彼此相关的人类性行为模式。其主要的次群体正是BDSM这个缩写字母本身所指称的：B/D：绑缚与调教（Bondage & Discipline）、D/S：支配与臣服（Dominance & submission）、S/M：施虐与受虐（Sadism & Masochism）。

一群人的世界

编辑/陈叁



我们是海淀的辣子饼

文/查拉 + 立早

图片/A + F + 影沫

“我们是海淀的辣子饼”是豆瓣上北京泛海淀区的拉拉创建的一个小组。辣子饼是 **lesbian** 的谐音，平时大家亲切地称其为“花组”。自 2009 年 12 月 21 日创建至今，小组人数已有 900 多人，这个数字放到成千上万稀奇古怪的豆瓣小组里似乎并不突出，甚至在北京的 **les** 豆瓣组里人数排名也不算靠前。然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花组在 **les** 圈里显得独树一帜，聚餐、打球、爬山、桌游、**party** 等各式各样好玩的线下聚会，少则几个人，多则百余人，很多参加过线下活动的拉拉都觉得，花组是她们见过最靠谱的拉拉小组。

本期 **les+** 采访了花组最早发起人 A 和 F，通过她们的讲述，了解“最靠谱拉拉小组”的成长故事。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冷

关于同性恋所占人口的比例，一直以来众说纷纭，似乎从未有过定论。在不同的调查中，因为对“同性恋”这一概念的定义不同，统计结果往往差别很大。但无论是反同性恋者宣称的 1%，还是同志运动倡导者乐观估计出的 10%，毋庸置疑的是，同性恋在这个世界上依然作为性少数群体而存在。假若我们高举着乐观主义大旗，按照 10% 来计算——有多少人愿意正视自己的取向？有多少人可以公开自己的身份？有多少人到了一定的年纪迫于各种压力选择了妥协和隐忍？……从青春期到来的那一刻起，从性意识觉醒的那一刻起，从慢慢发现自己和大多数人都不太一样的那一刻起，很多人就被挥之不散的孤独感笼罩着。作为一个生活交际圈子并不宽泛的普通人，在环顾四周的时候你得到的总是失望，然后不得不沮丧地承认，找到“同类”是如此的艰难。

2009 年 12 月 21 日，“我们是海淀的辣子饼”豆瓣小组建立。而其缘起，就是因为每个人心中这份孤独感的叠加。为了在生活中找到“和自己一样的人”，为了能够放松下来面对自己的取向而不再辛苦地隐瞒和假装，在北京的西北边，几个拉拉从豆瓣小组走到了线下，紧接着就在几顿饭的交流里发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和愉快。小组的建立者，A，回忆起当初总是感慨万千，“那时候刚毕业，和大学生活一起告别的是一段很难割舍的恋情。一个人找工作、找房子、办材料、搬家，同学也散落在了全国各地，生活开始变得单调而孤独。一个人的感觉，大概只能用‘孤单寂寞冷’来形容。于是我就想，能不能认识一些拉拉，没事儿大家可以出来吃个饭，聊聊天，让生活过的丰富愉快一点儿？”于是 A 建立了 QQ 群，然后又选择了豆瓣小组作为活动发起和联络的阵地，发起促成了最初的线下饭局。“当时我就想，一定要找几个住在附近的朋友。北京实在是个太大的城市，我在海淀上班生活，跑到东城去一趟太辛苦了，把区域缩小一点儿，海淀的 **lesbian** 能出来一起玩儿，就比较可行。”说到小组的命名，A 笑着解释，“**lesbian** 和拉拉都太高调了，所以改叫辣子饼，我们是海淀的辣子饼——听上去很轻松也很有地域感。”

长久以来，迫于社会中的各种压力，大多数同性恋们都选择小心翼翼的站在“柜子”里，不会轻易公开自己的性取向。和普通人一样，同志也有自己的朋友圈子，但是和普通人不一样，因为自己同性恋的身份，一些话题无法和朋友分享，甚至不能让朋

友知道真相。“我 25 岁了，家里开始催着我找男朋友，很苦闷，但却没法儿和周围人倾诉”。形婚的可行性、恋爱却找不到同类的孤独、两个人在一起的相处方式……这些对拉拉而言具有普遍共性的困扰，在同类相聚的时候终于产生了共鸣。“面对着那些和自己一样的人，大家非常开心的吃饭聊天，觉得特别放松。”A 从最初的几次聚会中受到了启发，“也许我们还可以做点儿别的什么，比如出来打羽毛球？”第一次羽毛球活动之后，大家纷纷表示玩儿的很过瘾，而且健康，下周再打吧！一次，两次，三次……慢慢的羽毛球就成了花组的惯例性活动，几个小组成员和组织者 NANA 每周风雨无阻地为大家定场地，后来大家亲切地称呼为“毛组”。从 2010 年 3 月至今，毛组已经组织了 91 次羽毛球活动，其中还有 2 次羽毛球周年比赛，从裁判到参赛选手都是拉拉，成员设计了专业的比赛流程和规则，连奖品都是向小组成员征集的，过程中的成就感和欢乐真是数不胜数。

随着小组的扩大，花组的很多热心的成员，她们开始担负起了成员联络、信息分享、活动组织和推广的任务。锁骨、SP、F、NANA、911、吓吓、核桃、火柴、小茹等等好朋友开始筹划每周末的主题活动，海报、名片、照片、录影，活动名堂越来越多，从一个人的孤单寂寞冷，到几个人出来吃饭打球，再到后来的看展览、海边露营、比赛、大型 **party**……“我们是海淀的辣子饼”不断吸收着新人，慢慢确立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在成长中构建起了独特的拉拉网络社群。

独一无二的绽放

1) 从海淀到北京

正如 A 所说，“我们是海淀的辣子饼”最早只是希望同样居住在海边的 **les** 们能够相聚在一起。羽毛球活动的场馆选在海淀的高校里，聚会吃饭在大众点评上找个海淀的馆子，租房的时候没准儿能找到合租的伙伴……花组的地域性特色，一直是它区别于很多 **les** 小组或 Q 群的重要标志。做网站运营出身的 A 在统计新人资料的时候，会有意的把活动在同一区域的人聚在一起，“我们真诚的希望能够帮助每个人认识发现身边的朋友。你在五道口还是中关村？靠着相似的地域性，大家彼此熟识了解，进而继续发现志趣相投或者相互欣赏的朋友，小圈子就会活跃起来。这种网状化、低密度的联系方式，是后来花组慢慢扩大发展的原因。”

当散点结成网络，身处海淀的花组在北京 **les** 圈开始小有名气。东城、西城、朝阳……花组的活动中出现了一些海淀区之外的新面孔。原有的地域性约束，似乎正在酝酿着突破和革新。如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花组在无形之间催生出一个由小圈子勾连而成的拉拉网络社交平台，让无数曾经孤单寂寞冷的游民找到了自己的组织，在组织中找到了生活的快乐。

2) 多种选择，多种精彩

相比于其他 **les** 网络平台，“我们是海淀的辣子饼”最吸引人的地方莫过于其丰富多彩的线下活动。羽毛球组、爬山组、台球组、桌游组……两年多的时间里，花组以活动为主导，衍生出了许

多兴趣分支，突破了以往以“征婚交友”为主的群组模式，让很多拉拉寻找到了归属感的同时，也感受到了生活多样化的精彩。

在这里你能找到通宵 K 歌的麦霸，对唱飙歌纾解心中烦闷；在这里你会遇上台球桌上的同好，切磋技艺一决高下；在这里你和一群人奔赴海边，沙滩露营听潮烧烤；在这里摄影、刻章、亮厨艺，业余兴趣广，术业有专攻，在这里你总能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以线下兴趣活动为主导，积极健康阳光的生活态度影响着每一个参与者。谁说同性恋活得苦闷压抑单调乏味？在最好的年华去寻找生活的快乐，每一束从棱镜里折射的阳光，都带着七彩的斑斓。我们时常骄傲地宣称那些光芒闪耀的名人不少都是 gay 或者 les，然而环顾四周，你会惊讶地发现其实身边人就有着令人赞叹的才华。生活确实不尽完美，但是自己的选择却可以改变很多东西。花组见证着那些欢声笑语，见证着每个人在这里发现生活的乐趣。

3) 宽容与爱

“les 的群组很多，花组现在有 7 个群，我对群管理员的要求很明确——尽量不要踢人。不管这个人你多么不喜欢，不管她进群不说话还是说了你不喜欢的话，都不可以随便踢人出群。我们不应该给人留下相互排挤的印象，每个人都有缺点，我希望大家可以相互接纳。”确实，在这个世界上有着太多的划分标准：同性恋和异性恋、八零后和九零后、娘 T 和爷 T……在本就边缘化人群的内部再进行细分和贴标签，再继续彼此对立和拒绝沟通，那么这个群体怎么会让人感受到希望，怎么会带给人归属感和安全感？花组的各个 Q 群和豆瓣小组，除了广告贴之外几乎没有踢过人。依靠着每个人的宽容去消解隔阂，通过慢慢的磨合去了解他人，这里的有爱和融洽，能让人感受到内心的柔软和温暖。

因花组而相遇相聚的拉拉们，在这里找了爱情也找到了友情。作为花组组长的 A，最开心的事情就是看到因为花组而走到一起的恋人。两年多的时间，花组像月老红娘一样撮合成了二三十对情侣，虽然有分有合，离散总难避免，但是看着那些甜蜜生活在一起的人，就会觉得从虚拟网络走向现实生活，是多么奇妙的缘分。每逢有几十人的大型活动，看着那些亲昵地站在一起眼里满是幸福的姑娘们，大家总是兴高采烈地在班级集体照一样的合影上数“班对”。

爱是如此博大的词语，除了爱情，花组成员间的友爱也温暖了无数的心灵。谁要搬家了，发帖子招呼一声就能动员起十几个义工；有 les 朋友来北京玩，每人认领一个景点当导游；租房被人欺负了大家帮着摆平、春节要回家了宠物可以托管寄养……在花组里，朋友之间肝胆相照两肋插刀，互相帮衬扶持，深厚的感情早已从网络走向了现实。从陌生到熟识，从新人到老朋友，花组元老成员 F 说，以前觉得圈子是生活之外的东西，空虚寂寞的时候才会参与。而现在，圈子已经成为了生活的一部分，再也没觉得有什么隔阂。过去那个染黄头发和爸妈吵架的叛逆小孩儿 F，和花组友邻的交往中成长了很多，正在变得有担当起来。

4) 让每个人都相信明天

曾几何时，“今朝有酒今朝醉”的悲观情绪几乎笼罩着 les 圈里的大多数人。花组线下活动，归根结底，希望带给大家的是一种健康愉快的生活态度。“不要因为自己是拉拉，就困守在悲观的情绪里不肯出来。”A 觉得有时候大家习惯于逃避和推脱。“因为我是拉拉，所以我感情坎坷，家庭关系紧张，事业也会受影响——如此想的话，那么 les 身份只会给你带来无限负面化的东西，甚至这些成了我们接受社会上对同志污名化观点的理由。”不要让别人的否定影响到自己，从自我肯定开始，肯定自己生活的愉悦，肯定自己的才华和追求。拉拉确实是边缘的身份，但是对于每个拉拉而言，这种边缘身份都可能会变成独特的体验，让人因此创造出新的美好。看着羽毛球馆里六块场地中有四块都站着拉拉，A 心中充满了愉悦感：“世界上的同性恋其实很多啊，这么些人都在身边。如果大家都可以不用总是隐藏起来，认可接受自己，积极乐观的面对这个世界太好了。”

也许你曾经觉得出柜是一个人的战争，也许你颓然地打算到年龄了就找个人结婚给父母交代，但当你看到这么多和你一样的人，以这么多种不同的生活方式书写着自己的精彩，你突然就会不想改变或者说不想妥协。形婚也好，出柜也好，努力去获得自己想要的生活，需要的仅仅是更多的勇气和行动力，是自始至终积极乐观的心态。

有文化的拉拉社区

花组开始建立的时候，A 在工作上也刚刚开始进入互联网领域。如何收集用户资料，如何给用户分类，如何做内容建设，如何完成线上线下的活动互推……A 把那时学到的网络社区运营知识，在花组中进行实验性质的操作。

以豆瓣为阵地，A 网罗了几个同样热心于此的友邻，一边统计用户信息，一边给新入组成员介绍花组的特色，鼓励大家发起或者参与活动。“我们觉得花组不该是一个主办方、活动机构或者俱乐部，而更希望它是一个‘所有人面向所有人’的小社区。”顺着这种思路，花组有了羽毛球群、爬山群、桌游群等几个分支，在活动伊始，都是由感兴趣的人挑头发帖，把兴趣相同的人召集在一起，然后慢慢形成定例的主题活动组。

随着花组成员逐渐增多，如何让新人尽快融入群体成了急需解决的问题。“一个人来到新的环境，有时候他们会花一段时间‘察言观色’，甚至拉拢同僚或寻找后台（笑），这可能是长久的不安全感带来的并发症。但如果我们的社区是扁平化的，大家在一个互相包容和了解的圈子里做自由的联系和表达，就不用有这样的顾虑。”

花组的管理员和热心组员们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能动性，大家约定俗成地由老的成员向新的成员做介绍、给新成员答疑和提供自我介绍之类的发言机会。“刚建组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是个特别有爱的小团体，但人多了之后，我们的声音会被稀释。就



像在一个市场上，最有用的传单也不能发到每个人的手里。”即便如此，A 从来不希望小组成为一个声音的集中源，她依然坚持做成扁平化的社区。在她看来，人多声音被稀释了，那么就多说几次，或者通过各种形式跟更多的人去说。利用发帖、传照片、做豆瓣小站等手段，以蔓延的方式让大家接触到信息。“大多数人在圈子里找到自己的交际圈的时候，都会愿意局限于这个圈子。但是你想，再来了新人，和你当初一样孤独寂寞冷的新人，你如果只和熟识的人交流，那么新人们改如何融入群体？这不是一个人能做到或者能改变的事情，我们需要每个人都做一点点而已。”

除了活动，花组还希望带给大家什么？A 后来思考这个小小的社区和其他 Q 群的差异，最终确定为“小组文化”。——无论活动形式如何规模如何，花组宽容的氛围和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始终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没有封闭的小圈子，没有专门或者固定的组织者，没有一部分人对一部分人的排斥，在花组大家的状态都很放松。我需要有伴，我需要锻炼，我需要记录生活里的点滴美好……在不断地互相了解中找到志趣相投的朋友，然后自由的去实现自己的愿望，接近更好的自己。

“如果可以再多一点，我希望是勇气和创造，在一起生活的过程中我们互相激励，一起创造，给彼此的生活提供参考和样本，探索关于拉拉未来生活的可能。”

拉拉“理想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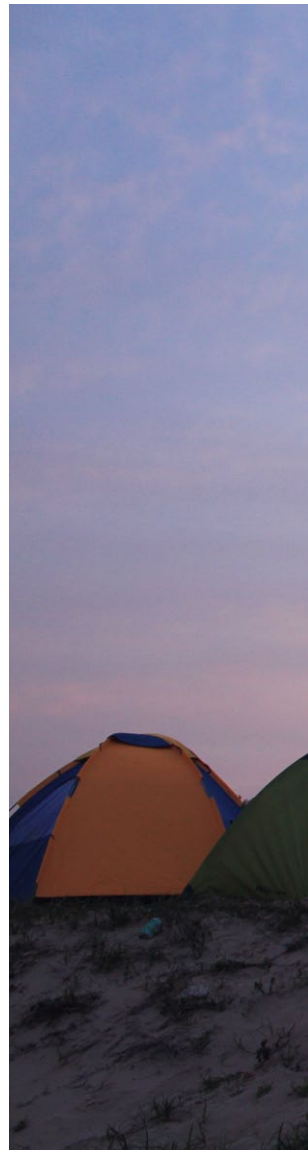
回想这两年，A 觉得很感慨：“很多拉拉会和我聊到她们不喜欢所谓的‘圈儿’，譬如在 Q 群里总是被‘发照片’、‘找女友’的信息包围，在论坛里总是被交友和关于性的讨论包围。总是有人在一段段短暂的感情里跳来跳去，圈儿里的人几乎是一张由 EX 组成的网……我觉得这些可能是一个错觉。因为大量的拉拉生活在柜子里，彼此又没有和真实生活接轨的交友渠道；而且拉拉们因为性向相同，在专门的拉拉论坛里谈性这个共同话题也是可以理解的。”

“但如果是有这样一个地方，我们生活在一起，不是只带着拉拉的标签，而是‘北京’、‘医生’、‘吃货’、‘爱电影’、‘奋斗’这样的标签，打破朋友和基友这样的词汇之间的界限；不是处在虚拟世界，而是离身边不远的朋友。我们慢慢了解彼此，一起生活，遇到心爱的人，肯定更好。”

说起未来的规划，A 已然清楚自己想要的是什么。“我和花组管理员们不可能一辈子当一个带着朋友到处去玩的群主，但是我们可以搭建一个平台，催生几十上百个‘花组’这样的小社群，使全国各地的拉拉们一起来搭建自己心中的世界。”大家在这里吐露自己隐秘的情绪，表达自己的想法，分享自己的精彩，探索和创造更多的可能。基于花组现有的“地域”+“生活”这两个支点，A 希望打造属于 les 的社交网站。在规划中，这个以“去同志化”为风格的同志网站，交流的不仅是同志相关主题，更大的重心会放在“生活”中，从穿衣打扮到家庭关系，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内容会和政治权利、同志运动、酷儿理论等内容一起出现，如同完整的生态循环圈一般，有着旺盛的生命力。

以文化为主要内容，这个正在搭建的拉拉“理想国”，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了同性恋群体的精神诉求上。无论是励志的故事还是榜样般的情侣，无论是有才华的个人还是有趣的线下活动，拉拉“理想国”是凝聚力和吸引力的叠加，希望能成为未来独一无二的拉拉网络社交平台。这个计划也许听上去有点儿乌托邦，但是 A 和几个朋友却已经开始着手实施心中的理想。运营、产品、开发、美工……花组中的不少成员都站出来发挥专长。

到目前为止，整个团队还缺乏 UE 和 UI 设计两个方向的人才。秉承着低调做事的原则，网站在筹备期像蚕宝宝一样默默吐丝结茧，期待着更多伙伴的加入。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他们要做的，只是坚定的向着目标迈出每一步。





桥上的孩子回头望

——陈雪专访

文/陈叁

L: les+ 陈: 陈雪

建构一个已经失去的时空

L: 作为您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第一本书,《桥上的孩子》似乎寄予了您更多的个人情感和对于自己成长经历的回忆,也与您早年的创作有所不同。能否谈谈关于这部书创作的一些背景,让大陆的读者在阅读文本之外,增添一些来自于您的更感性的认识。

陈: 我记得那个午后,是2001年夏天,我到洛杉矶短住了两个月,是第一次离开台湾到异国常住,温度湿度空气建筑都与故乡不同,写作的屋子临着后院,院里有许多花木,几棵高大的树,平整的草地,安静得不可思议,我终于有属于自己的时间,可以安心地写作,我想要写个长篇小说,但该从哪儿写起呢?我到院子里走走,一只小松鼠从树干咚咚爬下落地,停在我面前,我蹲下来与它说话,就是那时,我想起了我生长的那个被竹林包围的小村子,上学回家的路途,常遇见蛇。

我回到桌前,敲打键盘,开始描写那些我已经遗忘的往事。画面里最先出现的就是那座布满了摊贩的桥,一个女孩推着推车在桥两端来回。或许因为离开了熟悉的家乡,陌生感叫唤出往事,那些积存在记忆深处,几乎已经遗忘的过往,快乐伤心,荣誉耻辱,白天或黑夜,喧嚣与寂静,都在异国那静静的屋子里被唤醒了,但奇异的是,记忆明明在眼前,我却没有描述它们的语言,那时我知道,写作多年,我缺乏的是最基础的写实能力。此后我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断断续续完成,过程里很多时间都

在练习写实,穿梭于往事与现实,深入那些无论是现实或虚构的回忆里,那时我知道要建构一个已经失去的时空,最好的方式就是描述细节,重构现实。我时常为了寻找一个物品的词汇而伤透脑筋,有时还会打电话回去老家问爸爸妈妈。那些老时光,老物品,你得用心叫唤,揣摩,它们的模样才会通过迢迢时光化成文字,于读者眼前再现。事隔多年我仍珍惜那段时间的练习,它使得我生命里某些光阴,得以保存,使我对于写小说这一志业更加敬畏。

L: 国内一些比较敏感的评价家发现,近年一些受关注的同志作家似乎在创作中都涉及更多关于自己成长经历、生活背景的传记式创作。除了您的《桥上的孩子》外,还包括崔子恩的《北斗有七星》,陈俊志的《台北爸爸纽约妈妈》等。您怎样看待这个变化或说趋势?

陈: 90年代的同志书写,着墨更多的是“认同”“性/别”“出柜”,最近华人作家几部关于同志题材的书写,想是从积极对外的抗争回到了对自我内部的整顿,除了扣问社会处境,也追索自己的身世,“追忆逝水年华”耙梳自己作为一个同志以外,身为入子、兄弟姐妹以及过往爱情经验里恋人角色,在家庭内部的关系里,在情爱经验里,从孩童成长为少年少女,直到成年,那形塑自己的经验之旅,寻找“我如何成为现在的我”的过程。



L: 梁文道评价《桥上的孩子》时曾说，“这不是一般意义下的自传小说，而是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个小说家的剖析。更准确的说，在细密展现了生命的种种不测、沉重、残酷与难解之后，它其实是要质问一个人怎可能不是一个小说家，又为什么还能写得下去。”请问您怎样看待他的评价。您对于这种“一个人如何成为一个小说家的剖析”又是怎么理解的呢？

陈: 梁文道其实准确地写出了我当年自己在写作时一直追问，却没有提出具体的那个“问题”。我读到评论时非常惊喜，也深思了许久，那是多年前的作品了，整本书写作时间前后历时三年，后期是我离开家乡到台北定居，正式成为“全职写作者”的生活开始。写作此书的时空与小说内容的时空互相交迭，我思考更多的是过去如何影响现在的自己，而思考的方式是将它们写成小说，奇妙的是，我当时仍未意识到自己是个小说家，我仿佛一直还是那个“苦苦地寻找一处可以安静下来写作的时空”的小说练习生，我在小说里所描述的，仍是那些无法专心写作，为生活奔波，为往事所苦的日子。等我把小说写完，我不但是完成了一部作品，实际上也让我“真正成为一个小说家”，因为在身份以及生活上，我已完全融入也背负起了“写作”这一身份带来的所有苦乐与承担。

L: 虽然您的书还是第一次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但借由网络和电影，大陆的很多读者已经了解过您以往的作品，尤其是同志群体，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将《蝴蝶》奉为华语女同电影经典。这次您的作品第一次由新星出版社引入国内，请问是何种机缘促成？

陈: 因为朋友的引介接触了北京新经典文化的陈明俊先生，我们决定合作出版《桥上的孩子》《陈春天》《附魔者》等三部作品。

L: 我们看到这次新星引入的您的作品，在宣传和选材中都较为谨慎，侧重作品中“家庭、家人间的关系，以及流动于其中的情感创伤”，转而避开了同志情感和议题的讨论。这让大陆的读者大呼不够过瘾，我们更期待的，是像《恶女书》《蝴蝶》这样的书可以早日引进大陆。您怎样看待大陆读者的期待和国内出版现状。

陈: 我知道大陆读者的期待，这也是我自己的期待，大陆的出版流程比较复杂，需要通过很多程序，我想这需要时间，我也正努力地在我早期的作品的出版事宜作准备。



我很庆幸自己写了这本书

L: 刚刚也提到,《蝴蝶》借由电影的推动,是您在大陆地区最为知名的作品,时至今日仍被无数拉拉奉为经典。有评论者认为,《蝴蝶》的成功是文本力量和影像结合的典范。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些关于创作《蝴蝶》的故事,在文本和影像之外的?

陈: 写作<蝴蝶>一书中改编成电影的短篇小说《蝴蝶的记号》时,我26岁,刚出版《恶女书》,人住在台湾中部一个小镇,与我当时的女友在夜市里摆摊卖成衣,不同于《恶女书》里多为魔幻写实与超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那时我自己的生活也从学生生涯进入成人生活,经历许多“现实困难”,每天夜里收摊后,回到家大多深夜了,女友在客厅看电视,我就在卧房写稿,那时刚学会使用计算机,使得我能利用每日破碎的一两小时写作,或许是因为生活的辛劳与疲惫,使我想要写一篇描绘“一般人”的小说,我想写我们会在超市或大街上遇到的人,看起来是个家庭主妇、中学老师,但她心中有着无法对他人诉说的秘密,她看来是如此一般,仿佛就在我身边,我想呈现的是这种生活感。

L: 《恶女书》是所有关注女同小说创作的人的必读书目之一。出版《恶女书》的时候,您才25岁。那时候看待这个世界的想法是不是跟现在有很大差别?书中关于情欲的大胆描写至今仍是同性情欲描写中的经典。在自己的第一本书中就可以如此大胆的描述爱欲,这对你是挑战吗?还是对于当时的你而言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

陈：写作《恶女书》的第一篇《寻找天使遗失的翅膀》我22岁，大学四年级，我自身还没有与女性更深入的情欲关系，或许因为如此，对此充满狂野的想象，也深觉关于女女情欲的书写这一领域鲜少有书籍呈现，基于自己的喜爱以及创作上的理由，都使我期待自己能毫无顾忌地尽情书写，那时我还不是作家，没有人读过我的小说，人生没有半点包袱，至今我仍觉得那是年轻时的胆大妄为，酣畅淋漓，我很庆幸自己写了这本书，那是青春的梦幻作品。

L：您是当代华语文学圈中，最早公开以同志身份自我认同，并进行同志文学创作的一批小说家之一。以同志的身份，为这个群体进行书写，这对于您来说是无意识的创作的必然，还是一种有意识的选择？如果是有意识的选择，是出于怎么样的想法和思考进行了这种选择呢？

陈：我早期写作同志题材的小说，并没有为族群代言的意思，虽然我公开自己的性倾向，也参与了许多同志运动，但只是我尽自己公民义务的一种选择，与我的创作动机必须区分，我有意识地公开的只是自己的身份，写作这一行为，以及作品反映的仍是我当时所关注的主题与文学观念，那主题涵盖甚广，表面上看来是“女女情欲”或“女性情欲”，但作品可以做各种解读，从同志与性别研究这个角度来理解我并不反对，我不是无意识地进行创作，但也非有意识地为“议题写作”，我更关注的还是写作的美学，小说之中可以产生的力量，以及语言的创新。

我们一直活得很坦然

L：去年一段时间，两岸媒体颇为关注您与伴侣的婚姻话题，在你们选择做出婚姻承诺的两年之后，是什么机缘促成向媒体和大众公开谈论这个话题呢？

陈：实际上我们2009年就结婚了，我是去年九月在脸书上对朋友公布了结婚的消息，后来台湾的媒体记者打电话给我，说想采访这新闻，我思考了很久，我自己是早就出柜的，但她却是个低调的人，也不是公众人物，但那时我意识到或许结婚一事除了对于我们彼此的意义，还可以有其它公众的意义，我便与伴侣早餐人(这是我为她在脸书上取的代称，后来一直沿用)讨论，征求她的同意，有条件地公开，后来我因此接受了许多访问，也积极参与了许多活动，如台北与台中的同志大游行，主要仍是希望藉由自己的经验，可以为争取同志婚姻合法尽一点力。

L：公开谈论你们的婚姻生活以后，对于你们的生活有没有什么影响呢，会不会更加坦然地面对了呢？

陈：我们一直活得很坦然，只是过往没有公开而已，公开之后，因为上了许多媒体，二月出版新书时我俩也曾一起出席签书会活动，我想她经历的变化与心理上的适应期比我更长，影响也更深，她的努力与勇气都使我感动，目前我们都没有正面对我们的父母出柜，正在等待合适的时机，自然地表白。对生活的影响大概就是有时会被读者认出来吧，但读者都很友善，没有打扰我们。

L：能否谈一下您对现在台湾和大陆拉拉的生活、文化、感情状态有什么看法？在这些年中，您能感受到的两地拉拉生存状态最深切的变化是什么？

陈：我对大陆的女同志文化与生态了解的不多，所以无法就此响应。在台湾的部分，社会风气比十年前开放许多，但要面对的问题还是层出不穷，有些是同志特殊的处境问题，如“结婚权”“反歧视”等平权运动，还有女同志长期以来在社会经济与能见度上的低落造就的困难处境，当然也有比较个人的，如情感问题、相处问题、对于关系的看法。因为脸书(face book)的联系，我认识了许多年轻的女同志，或许因为我们公开结婚与生活的许多细节，所得到的反应，知道大家对于共同生活、拥有一份稳定关系的憧憬。大家很在意的还有对家人出柜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自己目前还在面对的。

这是我首度对大陆的拉子朋友们说话，希望往后有更多机会与大家交流、认识，我想我就可以对两地的女同志生态的异同有更深入的理解(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大陆与香港均称女同志为拉拉，但在台湾我们都是说拉子，都很可爱，很贴切)。祝福大家。

那是我的另一个家园

——卡罗琳·盖奇专访

文/陈叁

L：翻译您的作品《贞德再临》对于我来说是一次很奇妙的经历。圣女贞德的故事家喻户晓，即使在有文化差异的中国，也是一个很出名的故事。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最开始为何选择了贞德这个人物来作为你想要表达的切入口呢？

C：当我最初创作这部戏的时候，我才刚刚以拉拉的身份公开出柜没多久，那时我卷入了一起跟大学之间的诉讼之中。诉讼的起因是我想要揭发一起发生在我所读的戏剧系的贪腐事件，我向大学所在的州法院提起诉讼，而他们的反击非常强烈。那感觉就像是他们在猎巫，而我就是一个巫婆。那时我读了一本关于贞德的传记，我发现，贞德当年遇到的很多情况现在正在我的身上上演！我写出了这部戏，因为我感觉到这个父权制的世界正在对女人们循环往复地做出同样的压迫，而我们必须要知道，如果我们不做出一些事情去改变的话，这种情况就不会停止。

L：在这部戏里，有一些关于贞德的大胆想象和诠释。我想知道美国的观众们是如何看待这些湮没在历史真相中的诠释的？这是不是给观众们打开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他们又是如何评价这部戏的呢？

C：事实上，这部戏里面大部分关于贞德的事情和细节都是有据可考的史实。但这些事情和细节在她的大部分公开发行的传记当中都没有谈到过。她确实尝试过自杀。她确实有个动不动就叫她妓女娘子的酗酒的父亲。她也确实跟一个叫Hauviette的女孩睡过，并在这个女孩订婚以后离家出走。所以，这些都是真的……我只是寻找到了这些被刻意忽略的细节，把他们放进了一部拉拉话剧。我想很多拉拉都会感觉贞德就像是她们的姐妹一样。经常有女性观众对我说这部戏改变了她们的生活。

L：当这部戏在美国上演或，有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呢？来看这部戏的观众，更多的是拉拉和LGBT群体以及女权主义分子，还是有很多其他观众呢？那些其他观众如何看待这部戏？

C：我的戏通常会吸引更多关注女性议题的观众，当然，拉拉的观众也非常多。这部戏确实遭到了一些天主教徒的抵制。曾经有一个男人，他随我的戏一起周游全国，就为了到每个要上演

的剧场去跟制作人说不不要上演这部戏，因为戏里关于贞德的故事是不被天主教会认可的。我觉得这挺傻的，毕竟这是一部戏剧。

L：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这部戏里你最想表达的想法是什么？

C：我希望更多的女性可以清醒的意识到，在政治的需求下，发生女性身上的很多糟糕的事情。太多女人认为她们穷苦、受辱、遭受性侵犯等等，只是她们自己的错。我想让女人能了解到这并不是她们的问题，而是这个世界，已经为她们预设好的环境。

L：您已经知道了，这部戏很快就要在中国的剧场进行表演了。你对这部戏在中国的演出有什么期待？有什么想要对中国的观众说的话吗？

C：对于这部戏可以在中国上演我感觉非常高兴！我对于中国拉拉文化发展历史并不十分了解。我希望借助这部戏可以唤醒更多的人关注她们自己的历史，我也希望这部戏可以给那些曾遭受过各种形式的暴力行为的女性以力量。

L：我知道您擅长刻画关于女性的非传统形象，尤其是那些真实经历被历史掩藏或抹杀的女同志形象。为什么您选择了这个作为创作的主要方向？

C：我一直到30几岁才开始进行艺术创作。我想我起步算是很晚了，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的拉拉！但在由男性为主导的历史中，这些拉拉的故事或被隐藏，或被窃取，让创作拉拉的艺术变得异常困难。作为一个拉拉，我想我的“家”并不只是生养我的那个自然家庭那么简单。我有另外一个家园：由拉拉们组成的大家庭。我想让我的家人们了解我们自己的历史，我也希望我的作品可以帮助我的家人们更好的理解我们到底是谁，认同我们自己，并为我们之所以成为了我们而感到骄傲。

L：在深入了解关于你和你的作品以后，我有些吃惊。我很惊讶你以高昂的创造力写出了那么多优秀的作品（九本有关拉拉

戏剧的书籍以及六十五部戏剧、音乐剧和拉拉独角戏作品），而你在各种女性和拉拉的平权运动中也表现非常活跃。

C: 这是因为我的戏主要是关于拉拉和性暴力的受害者，我必须非常努力的创作才可以让她们被这个世界看见，因为出于各种目的，很多人想刻意忽略她们的存在。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也需要在平权运动中积极地为她们发出声音。

L: 在你众多的作品中，哪一部是你最心爱的？为什么呢？

C: 我就像母亲爱护她所有的孩子一样爱我所有的作品。但也有一些会因为某些特殊的原因得到我的偏爱。我偏爱《贞德再临》是因为这是我创作的第一部关于拉拉的戏剧，它也得到了朗姆达文学奖的肯定，也是因为，我自己跑遍全美出演了这部独角戏整整20年！我去年才刚刚停止了自己演出这部戏。我感觉贞德已经成为了我生命的一部分。

L: 你的一生就像你的戏一样富有传奇色彩。能否跟我们分享一些你的成长经历，还有自我认同的经历。

C: 我确实有过一些冒险的经历……也有一些不好的事情曾发生在我身上。当我对整个家族的人说出了我父亲对我有性侵犯这件事以后，我变成了家族里的陌生人。而在我产生了免疫系统失调的症状后，身体上也有一些残疾。但我感觉，所有这些都成为了我事业进取的动力。在跟那么多优秀美好的女人和拉拉的共同工作、生活中，我得到了很多快乐。我见过来自世界各地的拉拉们，这些都给我力量和满足。我的作品也为我带来了太多的快乐和满足。我就是热爱讲述关于拉拉自己的故事！

L: 最后，还有什么想对中国的拉拉朋友们说的话吗？

C: 我希望中国的拉拉朋友们可以找到彼此，可以在一起出版杂志、做戏剧、做广播、做电影、写书……总而言之，以你们自己的体验和经历为中心来创造属于你们自己的文化！是的，这会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但那些绝对值得。我保证。



Carson McCullers



卡森·麦卡勒斯

文/金星

如果说小资们像苍蝇，麦卡勒斯就是他们心爱的臭肉，前仆后继嗡嗡嗡嗡。据说多半是看上人家小说的名字取得好，《心是孤独的猎手》啦，《伤心咖啡馆之歌》啦，《金色眼睛的映像》啦，你听听，多感性暧昧氤氲诱惑晶莹温润舒展清新静谧朦胧流畅起伏有致轻红粉白……啊！不过厚道地讲，小麦的小说非常不赖，她最成功的讲故事技巧就是上来一闷棍先把你撂倒，然后说，等着啊还有下子，于是读者战战兢兢被她揪着领子拖到最后，往往呢，也没啥大不了的。

小麦1917年生于美国南方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她爸是开小钟表店的，她妈是个热爱幻想的家庭主妇。按说她家不是大富之家，倒也挺殷实的，小麦17岁上纽约学写作，旅费就是变卖一只祖传大钻戒筹来的。可不知为啥，小麦在后来的小说中，总把自己少年时代描写的很穷很无聊，搞得她家人乡亲经常不忿，虽然这不妨碍他们以这小妮子为“南方的骄傲”。

其实，小麦一开始并没打算码字儿为生的，当作家多没难度啊，要当咱就当钢琴家！小麦的老妈坚定不移地认定自己的长女是天才，正好家里有外祖母留下的钢琴一台，这样小麦几岁就去跟钢琴老师学弹“一闪一闪亮晶晶”了。问题是那年头的美国跟今天的中国差不多，弹的好的人太多，搏出位太难，到了17上小麦放弃了当美国郎朗的理想。天才没当成，倒养了一身天才的臭毛病，敏感脆弱，极端自我中心。

小麦在纽约最初的日子生活比较悲惨，类似北漂青年。她不是把祖传钻戒卖了一笔钱吗？刚到纽约就在地铁里被偷了，又不敢跟家里说，只好打零工维持生活，一边还要上课。就这样坚持到圣诞回家吃火鸡，没想时来运转，遇见个大帅哥，从此一生都改变了。该帅哥便是利夫斯·麦卡勒斯，当时还是个大兵。利夫斯在麦家乡附近的军营服役，他有个亲密战友也是小麦家的朋友，所以在认识小麦前利夫斯已经跟小麦的父母混得很熟了。

后世有人评价说小麦和利夫斯的婚姻是拉拉跟gay的形式婚姻，这实在有点冤枉他们。为虾米这么说呢？因为两人确实是一见钟情，虽然在旁人看来利夫斯看上小麦基本上属于不可思议。与小麦从小又臭又硬不合群不同，利夫斯简直是万人迷，英俊潇洒热爱运动，属于拉拉队围着尖叫那种。这两口子匆忙结婚的时候，小麦才20岁，利夫斯退役谋得一份在南方小城搞信贷的工作，两人白手过家家，贫贱夫妻可也甜蜜蜜。

利夫斯也是一文学青年，跟小麦商量的宏图大计是“轮流写作，一起成名”。不久他就发现这美好梦想无法实现，因为写作的总是小麦，上班的总是他，谁让他是爷们儿呢。结果他自己供家用供得越来越吃力的时候，小麦的长篇小说卖出去了，纽约出版界向他们招手，两口子把锅碗瓢盆一打包就奔弃了。

不想，两人关系的真正灾难即从纽约开始。小麦这回到纽约成功打入文艺界圈子，作品越发越多，价码越来越高，呼朋引伴，一堆崇拜者围着她转悠。利夫斯却完全遮挡在老婆大人的光环中，发誓要写的伟大作品一个字儿也没见，更要命的是他最后完全靠小麦养活。两人感情的危机也异彩纷呈的乱七八糟。

利夫斯是知道小麦对女人的迷恋的，不过他一直不当回事，因为一般来说，虽然小麦对有魅力的女人有着疯狂的激情，但那只是种孩子气的感情占有欲，并不会发生能给老公戴绿帽子的滚床单事件。小麦的弟弟在她身后曾经评论说，他老姐就是不需要身体sex那种人。

传说小麦跟嘉宝有一小腿，不过传说也就是传说，小麦是拿着自己的小书可怜巴巴拜见过嘉宝，默片女王敬谢不敏，可连跟她交朋友的兴趣都没有。想想也是，以女王的阶层身价，小麦一个穷作家（就算她后来成名很有点米了，跟奢华的顶层社会也相差甚远）怎么泡得起啊。

第一次让老公利夫斯感到威胁是那个来自瑞士的女作家安娜玛丽·史瓦哲巴赫，也即第十三回我们说的小安。应该说，小麦对付老公还是有一套的，她介绍老公和小安互相认识，两个人居然成了谈得来的好友，这下利夫斯就不好说啥了。如果说这段“三人行”还比较停留在柏拉图阶段的话，那么小麦两口子和一个男作曲家的关系绝对够得上香艳刺激。该男是纯gay，自言很崇拜小麦，趁着她老公去上班就溜到小麦床上两个人玩抱抱，然而两人只是伟大的友谊互相安慰，并不那啥。好玩的是该男更迷恋小麦的老公，小麦和老公渐行渐远越闹越僵之际，她曾躲去一个艺术家聚居地埋头写作，两个男的偷偷在纽约找房子同居，过那愈堕落愈快乐的生活，这两只上床了没呢？哈哈，这用脚趾头想都知道。

被两个男人背叛让小麦恼怒异常，加上利夫斯不争气到无赖伪造小麦签名兑支票，是可忍孰不可忍，小麦断然决定跟这死男人离婚！离婚后两个人倒是各自过得挺好，小麦继续写作编剧追美眉，利夫斯重新入伍很是奋发向上。小麦这辈子有多少女人还真不好说，因为她恋上一个人那就不是跟人家谈恋爱，明明是玉米追LYC，疯狂劲儿经常让人受惊若宠。比如她有次追到一个女作家家门口，人家给她吃闭门羹，亲爱的小麦居然试图从门槛下面的空隙里钻进去！鉴于被她爱上威胁性太大，所以让她得手的女人很少。

话说有的人就是素世冤孽，分开好好的，在一起就要毁双方或一方，小麦与利夫斯就属这种情况。两个人后来又见面，不知道怎么想的又复婚了，一起移居巴黎，在那里，利夫斯精神危机越来越厉害，准备了绳子要跟小麦一起见上帝。小麦就是小麦，写小说要死要活的行，你这窝囊废拉上我当垫背可没门，趁机溜掉，飞回美国找亲友团去也。剩下可怜的利夫斯被撵在法国，没钱没朋友，只好把两个人的绳子一个人用了。小麦对他是无情的。

最后收服小麦的是个女人，职业说去来让人绝倒——儿童精神科医生！该女凭借自己的专业知识把小麦拿捏得服服帖帖，因此小麦死后还分得她的一大片遗产。

小麦身材极高极瘦，常年穿男士的衬衫，眼睛大大，幽深清澈，眼睛下面却有现实岁月沧桑的紫色阴影——她的面相就像她在《伤心咖啡馆之歌》中描写的小罗锅，也许正如小麦的挚友剧作家田纳西·威廉斯所说，她只是永远个长不大的小男孩。

【屎打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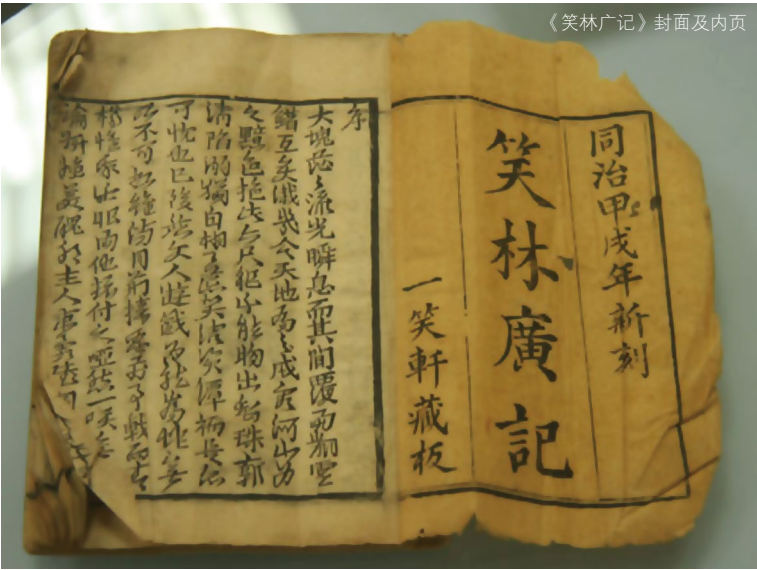
文/手绢

自慰不是啥新鲜事，但这项愉悦自我身心的体育项目对他人造成肉体创伤可挺罕见。古代文人比如今八卦多了，此类坊间传闻也要安个趣味盎然的名儿——“屎打弹”，屎，今通“逼”，古代俚语，指女子阴门。这是个神奇的部位，在诸多领域大显身手，并不断发掘自身潜力，《笑林广记》中有如此记载：

一尼欲心甚炽，以萝卜代阳，大肆抽送，畅所欲为。不料用力太猛，折其半截在内，挖之不出，渐至肿胀。延医看视，医将两手阴傍按捺，良久突出，刚打在医人脸上。医者叹曰：“我也医千医万，从未见尼会打弹。”

《笑林广记》是清代笑话集，作者署名“游戏主人”，内容有从明清笑话集中收集而来，也有其自行编撰。鉴于作者趣味，书中收集了不少香艳内容，其中，关于自慰的笑话在数量上基本实现了男女平等，但遗憾的是，关于同性恋却只有龙阳笑话。

好吧，你的“屎”会打弹吗？有潜力的话不妨多加练习，没准入选某运动会项目呢。私下认为，这项运动也可发展为女子防身术。合上书，想象一下这幅伟大的画面吧……



《笑林广记》传说中的作者是清失意文人李笑远，此人才气逼人但仕途不平，郁郁家中以骂人解气。有人说，一部《笑林广记》天下皆被其骂，仅其母未有所提。笑远曰：“母孕十月，以命生余，不可不敬。”

天堂之惑

翻译/北美华人性别与性倾向研究会 李明 编辑/alice

在这个敢于认可同性恋的心理学新世界里，并非事事完美。1991年，美国精神病学会同性恋专题组发表了有关心理治疗的报告，显示出令人吃惊之余又大失所望的结果。这份四页纸的报导调查了 2500 多名美国精神病学会会员（绝大多数是临床医生）的实际临床实践，结果表明，他们并没有遵循学会明文规定的政策，即不把同性恋当成心理疾病来治疗。58% 被调查的专家从事偏颇、过度、不当的治疗方式。相比之下，只有 5% 的被调查者报告了对同性恋者表示亲善的临床实践行为。而在这其中，同性恋医生本身占据了相当大的比重。

不过也不全是坏消息，同性恋专题组同时也发现了令人振奋的精心行医的迹象。一些心理医生确实认为同性恋只是一种性取向，跟异性恋没有什么两样。与此同时，这些宽容的专家也认识到恐同主义带来的综合影响。他们努力帮助求医者在耻辱和敌视下取得自我认同，并开始美好的感情生活。

近年来从生物学而非心理学角度对同性恋起因的研究在同志社区内也引发了不同见解。在生物学这个新时尚的影响下，性取向问题也开始受到重新探讨。其中一个结果就是认真地研究了同性恋是先天而非后天的可能性，或者说至少是先天后天并存的。

变性手术早就不再是什么新闻了。它暗示着至少性别定位是完全关于身体的。心理学家约翰·马奈是研究荷尔蒙如何影响性别定位，性别相关行为和性偏好的先驱。他从 60 年代早期就开始研究两性人及生理性别（由染色体、荷尔蒙和生殖器所决定）和社会性别（决定于一个人从小被作为男孩还是女孩养大）不吻合的“自然的试验”。几乎所有的案例都显示一个人的性别定位都是由其社会性别所决定的，改变一个人的生理性别（比如通过变性手术）要比改变他的社会性别容易得多（这种强制性认为一个人要么是男性要么是女性的观点现在有时被称为“核心性别定位”）。马奈的结论是，人的性别和性取向是在一个人的早期发育过程中自然和社会在某些关键时刻相互作用的复杂产物。一些荷尔蒙的作用可以塑造一个人的“生理学习”过程从而使他的行为和定位“深烙脑中，不可磨灭”。马奈声称，如果一个女孩在胎儿时期过度地受到了雄性激素的影响，长大以后，她将不会对典型的“女孩的活动”感兴趣。

通过动物试验，马奈还假定胚胎期间对大脑进行荷尔蒙处理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一个人的性取向，但是它并非是决定最终结果的唯一影响因素。孕妇怀孕期间发生的许多事情，如压力、食品、药物等，都可能会使婴儿的大脑男性化或女性化进而决定了婴儿以后同性恋或双性恋的倾向。正如人可以在未出生以前就开始学习语言一样——尽管他们也不是一生下来就会说——许多人在出生以前，性倾向就已经被决定了。

当然了，荷尔蒙并不是孤立地起着作用。它们是由大脑的脑垂体所控制的。于是科学家们开始对大脑本身进行研究。1991年，神经生物学家西蒙·列维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引起了极大争议的文章。他报告说男同性恋者大脑的某一个部位平均起来要比男同性恋者相应的部位大一些。他认为，可能是由于怀孕期间荷尔蒙的影响，控制性行为的神经机制在同性恋和异性恋之间是不同的。“男同性恋就是没有被女人吸引的脑细胞”，他直接说道。同行们对列维的研究进行了批评。他们认为列维只研究了因艾滋病而死亡的男同性恋者的大脑，因而有可能是艾滋病而不是同性恋倾向影响了大脑；女同性恋和双性恋者都不在列维研究范围之内；列维在分析方法和研究结论上都还存在着许多弱点。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关于性取向的新科学与其一直试图取代的心理分析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都从一个人的早期发育阶段寻找原因，或者是出生以前，或者是婴幼儿时期，好像两三岁以后发生的事就不可能再有什么影响。虽然两者都用科学术语来装饰自己并宣称忠于科学，他们都有明显的社会暗示。过去的分析角度是通过治愈幼年时的创伤来把同性恋变成异性恋。现在的神经生物学则提出了恰恰相反的观点：同性恋是基因和大脑化学的产物，因而是不可改变的。

如果可以说明同性恋是通过荷尔蒙进入大脑层的基因结构而形成的话，乐观地来看，它将最终证明同性恋者们并非简单地“选择”进行非正统的性行为，故意过不合常规的生活，他们是生来如此，身不由己。希望会有这么一天，科学将会说服异性恋者们相信，他们一直错怪了同性恋。最终他们将会同意：同性恋者们应该享有同等的尊重，法律的平等和社会的承认。

你的手指.....

你准时遛狗、定期健身，你养护你的新皮衣，呵护你的好胃口，你享受每一次ML，连跳蛋你都要买名牌的。然而，你所有的欲望都要借助一位老好人的力量，手，没错，你的手。这位包揽脏活累活苦活细致活的劳模。来秀秀你的手指，或你们的执子之手。



绵绵（模特：S 摄影：绵绵）：

不管是逛街，吃饭，小憩还是滚床单，她的手都是我眼里最靓丽的风景。
当她的手游走在我的耳边，我的发梢，抚摸我的脸颊，亦或是我的胴体，她的手都是那么的温柔。
玩手机的手，扣衣服的手，提包的手，合十的手.....每次看到她那双美丽的手都会让我温暖到心里。



小恩&豆：

will：

常常很羡慕，那些能一直走下去的“她们”，有时在街上，无意间看见那些亲昵的小动作，我们的曾经，就又浮现在眼前。你说你不是不爱，你说你没法选择，你说爱情与亲情之间，你只能选择亲情。

我不怪你，虽然我常常会在夜晚很难过，想着你不知道在哪个他的怀抱里，就一阵莫名的心痛，那些我们承诺过彼此的，我还记得，可是你，怎么忘了。

我不怪你，也不怨你，不恨你，甚至愿意祝福你。

我在等，等着有一天，你有足够的勇气，跟我相爱。



逆鳞：

爱上彼此之前，你我皆执过多人手，却惟有你的手能唤起前世尘封的记忆，认定你就是我这辈子等待找寻的人。多庆幸我终于找到了你。JH，跟我一起，一不小心到白头吧。



Les+ 携手 灯笼俱乐部
倾力打造每周四晚拉拉之夜
2012年7月19日起
每周四晚固定放送
针刺疗法旗下世界著名DJ轮流驻场打碟
Techno+UK Funky+Electro
真正的电音迷离夜
更有闹中取静的安静空间把酒畅谈
每周特供Happy hour酒水优惠
厌倦喧嚣浮华 宣泄另类激情
尽在每周四晚灯笼俱乐部拉拉之夜
7月19日起，我们每周不见不散！

出品: les+
研究支持:
社会资源研究所
页数: 76
出版日期: 2011.12

LGBT 媒体报道建议手册

les+

《LGBT媒体报道建议手册》

为有志于报道LGBT群体和事件的中国媒体从业人员提供及时和准确的信息

简介

《LGBT媒体报道建议手册》旨在改变大众媒体对LGBT（简代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群体的刻板印象，并希望媒体从业人士在报道中能以手册为参考资料，公正、准确、包容地呈现LGBT群体的非营利指南性读物。

手册内容：

LGBT基础认识资料

避免歧视语态的修辞指南

国内外优秀媒体及从业者的LGBT报道经验建议

与新闻媒体探讨，如何挖掘有社会价值的LGBT题材建议

中国LGBT社群的资源库

les+工作室 since 2005.12
由女同性恋、女双性恋、跨性别等多元性向女性创建的中国酷儿文化传播机构。
创办国内唯一女同杂志《les+》，举办影展、展览、戏剧、沙龙、派对、培训营等多样文化活动。
我们的宗旨是推动人们对女同志议题的认知，消除针对边缘女性的歧视和刻板想象，而看到多元、平等、自由的可能性。

www.lesplus.org

联系和资助我们

网站: www.lesplus.org

网店: <http://shop34197383.taobao.com/>

博客: <http://blog.sina.com.cn/lesplus>

邮箱: lesplus@yahoo.com.cn